

爲魯論，二字訓義略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周遊時。皇疏：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

「民之」章，勉人之爲仁也。上二句馬註：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此以緩急較之而見其當勉也。下二句馬註：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此以利害較之而見其當勉也。此爲喚醒愚民，故就生死言之。翼註：既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又云未見蹈仁而死者，此言其常，彼言其變也。惠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二說均足說明經文之疑義，可資互證。

「當仁」章，勉人之勇於爲仁也。集註：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是此當字有擔當義。翼註：古禮弟子於師前，言必遜讓；公西華「非曰能之願學焉」，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皆讓也。惟及爲仁之事，則直任不辭；顏子仲弓之「請事斯語」，卽所謂不讓也。不然，爲仁之道，各在本人之身，曰吾方遜之於師，本無此事，聖人何故設此語哉！此章當仁，孔註：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正義引說文申之：當，田相值也。人於事值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集註當爲吃力字，此則爲起事之詞，可爲互證。

論仁而外，論君子者凡九，或論君子處事之全德，或只涉及立身處世一方面，或於學見，或於守見，總之爲具體人格之標準。茲分述如下：其論處事之全德者，則如「義質」章義，禮，孫，信兼備之君子。此君子，平日既有居敬窮理之功，臨事復有時措利行之妙。集註：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正義則引禮文而爲具體之疏釋。其謂：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養，一註養當爲義字之誤——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是凡禮皆以行義也。禮尙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信者，申也；言以相申，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君子者，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爲法則也。鄭註亦以此章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蓋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爲言語也。昔賢多以此章章首無君子二字，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是釋文所見本，無君子字。翟灝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臧琳經義雜記以有爲衍者，是也。

「病無」章，明君子爲己之心。君子篤志於學，理有未明，德有未就，怒然負疚，如疾痛之在躬，人之知不知，何暇計及；故於此則病，於彼則否。正義：「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疾沒」章，勉人及時爲學。集註：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此君子所以疾也。翼註引歐註：「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之句，而謂現前之毀譽何足憑；沒世不稱，乃可疾耳。與上章較，彼是爲己，此是論人。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疾字指此輩耳。若都說在君子身上，爲名爲利，何以別乎？說理自是貫澈。昔賢多謂儒家並不諱言名；錢大昕養新錄：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斯君子恥之耳。道家以無爲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弗道也。正義引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此爲孔子作春秋時語，乃安國舊說也。

「求諸」章，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何註：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求訓責，引申之義也。翼註：君子看得己重，道德固根於心，卽功名亦非外驚。凡立德立功立言，皆盡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無一不求之己。小人看得人重，爵位要人汲引，名譽要人吹噓，一舉一動，無不求知於人。外間行徑相似，心術不同如此；此說疏釋人已二字，頗中肯綮。

「矜而」章，明君子善處人己之道。何謂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集註：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一則持己而不失人，一則處人而不失己。蓋黨爭必無矜羣，而矜羣或有流爲黨爭者，故著兩而字頓宕作轉，此學養使然，非矜羣自無黨爭也。

「不以」章，明君子用人聽言之道。包註：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王註：不以人廢言，謂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翼註以孔子此言爲用人聽言者示至公之法。其謂以言舉人，則辨佞之徒，可以倖進。君子舉人，必觀其行，不以言卽舉之。以人廢言，則芻蕘一得，不得上聞。君子聽言，必核其實，不以人概廢之，則用人聽言，兩得之矣。

「謀道」章，爲謀道之人以憂貧分心者警也。鄭註：餒，餒也；言人雖念耕一念，本非所習而思爲之也。一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也。正義申之曰：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爲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衆。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爲請，而長沮荷蓀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爲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以得祿，所以誘人以學；而凡爲君子者，當自勉矣。此段議論，自是切中時弊。翼註此章不謀食，不憂貧，首尾緊相照應。中間二句，只輕遞作過脈。陸

平湖云：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焉惟恐不精，執焉惟恐不固，所以憂之也。謀在事，憂在心，杞疏頗爲清析。

「貞而」章，明君子所守之正。集註：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此卽孔註貞正，小信之義。蔣畏菴曰：貞諒都是固，只爭個信理信心；此與前篇辨和同，驕泰意同。

以上所述，均就君子本身言之；「小知」章，則示用人者以因材器使之道也。翼註：君子不器，有何不可不可之分。小人只是一材一藝，非人品壞之小人。宅揆秉鈞，謂之大受；簿書錢穀，謂之小知。孰可孰不可，用人者自當有所權衡鑑別於其間也。

幼學壯行，明體達用，古人所尚，茲進而觀孔子之論治。「顏淵」章，乃孔子斟酌古今而立可久可大之治道。鄧退菴云：上四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爲邦之大法；下四句——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是爲邦之大戒。行夏時，王道以正朔爲先務也。釐工熙績，統之於時矣。乘殷輅，器尙其質也；推之而服食器用可知矣。服周冕，祭尙其文也；推之而文章物采可知矣。樂則韶舞，移風易俗，莫大於樂也；法韶之樂，則必法韶之治可知矣。放鄭聲，遠佞人，推之而聲色貨利可知矣。蓋治平之道，顏子平日已講求有素，故本章只言法戒，當與上篇「喟然歎」及「問仁」兩章合看；此爲王道，

彼是天德；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先後本末，不可誣也。

此章大法四者，集註謂行夏之時，取其以人爲紀，時正而令善，乘殷之輅，取其樸素渾堅，爲質而得其中，服周之冕，取其華而不靡，費而不奢，爲文而得其中，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大戒二者，孔註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惟大法之四，樂則韶舞則字，通解俱作趨下語詞，句中無出動字，與前後詞例不合，且不應紊亂朝代順序，而置舜樂於夏殷周三代之後。正義據俞樾羣經平議及史記孔子世家，於此均有新穎之解釋。羣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五曰興舞，論語八佾，馬註引作興武；莊十年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孔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尙論古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其有取於武可知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非止舜樂明矣。又孔子世家言孔子絃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由上述俞說觀之，則之言法，與夏時殷輅周冕三語之行乘服，及鄭聲佞人之放遠，詞例同；而舜樂獨列夏殷周三代之後，亦可得適當之解釋。

「知及」章，此示治民者以內聖外王之全學。有全學乃有全功，未善之善，卽至善之對照也。翼註：治民者必求到盡善地位，却先從自治始。如何自治？首須有定識，——知及之——次須有定力，——仁能守之——而後身範克端，——莊以澁之——措施悉當，——動之以禮——則所治之民，無不鼓舞奮興，同歸於善。蒙引：知及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澁，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守而澁以莊，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動而不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未也。首節知及而仁能守，是德之大本；二三兩節，莊澁以及動禮，是德之小節；大本誠宜確立，而小節亦不可有虧。三節一步進一步，欲人由已至而求其未至，蓋德愈全而責愈備也。此章凡十一「之」字，俱是一義，乃論爲政以及之民者。集註知及之，指理言，則於仁守，莊澁，動禮句，俱講不通。包註指位言，但於動禮句不可通。毛奇齡賡言，趙佑溫故錄，俱指民言，正義同之，而疏證尤爲確鑿。其謂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配儷成文。大戴禮踐阼篇，師尙父曰，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失之，必及其世；是凡言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謂桀紂失天下，失其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此文得之失之，卽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澁之者，澁，臨也；皇本作蒞。莊以澁之，謂威儀也；左傳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皆言臨民當莊之義。動之以禮，謂以禮感動於民，使行之也。荀子王霸篇所謂上莫不愛其下而制之以禮，是也。

「事君」章，示人以純心事君之道。重在敬事上，所事專一，食自不期後而後矣。此亦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也。集註後與後獲之後同，與孔註先盡力而後食祿同義。

論學行外，論人論事，亦孔子之所諄諄致意者。其論人則先古而後今，論事則先自身而汎及一切；茲先觀其論人。「無爲」章，稱舜無爲之治，贊其德又羨其遇也。德盛民化，聖人所同，而紹堯得人，舜之所獨。翼註：舜之有爲，如治水，教稼，明倫，恤刑，典禮，審樂，俱在攝政二十八年内。堯之巍巍成功，煥乎文章，舜之爲也。及其踐天子位，不過明目達聰，申戒九官十二牧而已；此外無他事也。恭己句，言惟盛德之容爲可見，益以見其無爲也。此章恭己，正義曰：修己以敬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所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與此同義。又漢書王子侯表下嚮共己之治，顏註引此文亦作共己，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直哉」章，表衛大夫史魚伯玉之賢；此史書合傳體。集註引家語史魚——衛大夫名鱣——尸諫靈公一事，爲如矢之證；引左傳伯玉不與孫林父寤殖——傳作寤喜——放弑之謀——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爲卷懷之證。翼註非之，曰：二子與衛獻公靈公相終始，皆無道之君也。有道只是虛寫，自無道上推其

有道所爲必如此耳。伯玉卷懷，不指近關出奔一事。若強臣逐君，卿大夫置身局外，便算君子。亂臣賊子，何所忌憚？孔子之贊伯玉，決不指此事也。正義引韓詩外傳，亦以史魚尸諫一事爲論語此文證。卷懷事，則引外傳而爲之說曰：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愜愜，蘧伯玉之行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又其出處，深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爲更賢；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善廢而不愜愜一語，卽此所云卷而懷之也。

「臧文」章，以竊位誅文仲蔽賢之心。首句竊位虛，下知柳下惠——集註魯大夫展獲，字禽，柳下其食邑，惠其諡也——之賢而不與立，正見其竊位。竊位如何？文仲爲大夫，薦賢乃其本分；今知賢而不與立，——邢疏不與立，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並其位亦不當有；不當有而有之，故曰竊位。正義引方李二說，根據史實，以著文仲竊位之罪，尤爲確鑿。方觀旭偶記：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李惇羣經識小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上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

論人而外，次詳論事。其涉及自身者，則如「衛靈」「吾之」「師冕」三章。「衛靈」章，因去衛

類記困陳之事。集註：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君子固窮——自是正解。鄧退菴云：夫子却萊兵，墮三都，且嘗曰：我戰則克，豈真未嫻軍旅者；但當日衛之所急，非兵也。靈公逐黷，立輒，失昭穆之序，異日俎豆間大有可商；夫子不對問陳而指示俎豆，意深哉！翼註以孔子不答遂行，使衛靈知佳兵不祥，恍然知戒，立說甚允。其謂衛自魯定公七年，與齊景公會於沙，遂叛晉而事齊；趙鞅忿之。八年，趙鞅伐衛，衛與之盟於鄭澤，趙鞅使涉陀成何辱之；衛靈自是與晉構兵，魯定九年，衛齊伐晉，克夷儀；是年，趙鞅又率師圍衛。十三年，衛又與齊伐晉河內。哀公元年，衛靈又與齊景伐晉，圍五鹿。以小伐大，至於再三，猶不知止，復問陳於孔子，忿兵以逞，不戢自焚；遠則宋襄見執於楚，近則曹伯陽見滅於晉，皆前鑒也。孔子不答，繼之以行，正欲以寢兵瘞衛，謀根本之救濟，豈僅諱言武事已哉。在陳絕糧，一般講家多從史記陳蔡謀沮孔子用楚之說。——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哀六年——翼註非之；謂此乃哀公元年，陳有吳師，不暇問客，致有此阨。若云楚昭王欲用孔子，陳蔡與師圍之，陳蔡之爲楚役久矣，昭王迎孔子，陳蔡正應結納之，何故反與師相迫。正義於此，亦駁孔註絕糧之說，並引江全兩家之說，辨證極詳；惟紀年稍異耳。孔註：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正義非之云：孔子去衛如曹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考世家去宋之後，尚

有適鄭一節；但由鄭至陳，不由蔡地，與「陳蔡之間」之文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難，與匡人無涉；孔註並誤。按絕糧事，世家敘於哀六年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後——世家文有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於野，不得已絕糧云云——江永鄉黨圖考，謂在哀四年孔子自陳遷蔡時較確。全祖望經史問答，辨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事，謂陳事楚，蔡事吳，則讐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孟子云，夫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先進篇亦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世家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非也——此章參照「先進」篇「從我」章通論看——

「吾之」章，見孔子以直道待天下之心。直道維何？無毀譽也。集註：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此章點逗精神，全在幾個虛字播弄。鄧退菴云：誰毀誰譽，誰字與無字不同；說無則其權在我，說誰則其權在人；兩誰字，有一一尋求無可指名之意。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則就毀譽中抽出言之，見譽且不輕，況於毀乎！仍謂無毀譽也。包註其有所試，謂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則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試之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補註：朱子曰，此緊要在

所以字上民是言今日之民卽三代之民，三代蓋以其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三代之於民，善善惡惡而無所私曲，三代之無毀譽也。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吾之善善惡惡而無所私曲，吾之直道而行也。此說兩節映帶迴環，精神畢現，自是可從。

「師冕」章，見聖人隨處盡道。趙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內。此伶工之卑秩而通稱曰師；又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記從階始。邢疏：道謂禮也。禮無過不及，周禮：眡瞭，凡樂事相瞽，凡相工者皆左。燕禮則小臣相，鄉飲酒禮，則衆賓之小者相，鄉射禮，則弟子相。孔子本非相，而行相師之道者，相師之道，卽孔子之及階曰階，及席曰席，皆坐而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是也。孔註：某在斯某在斯者，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申之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舉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也。周季侯曰：聖人日行其道，實不知其爲道也；一被子張喝出，便以爲相師之道。若當階及席時，知其爲道而擬之，則破碎甚矣。記者似已悟得無行不與之意，故其描寫逼真，饒有餘味。

以上爲論事之涉及孔子自身者。茲進而觀其汎及一切之言論。「可與」章，見語默中節爲難，歸重知人之明上。翼註：可與，是中人以上，虛而能受，聞而卽悟者，不可與語，卽中人以下一流人。失人，失言，

只病在不知，故特提知者示範。不字對上平說，卽本文亦字，因不失言內含得知人意，非謂不失言卽在不失人處，併作一項也。

「人無」章，示人弭憂之道。王註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此引易既濟象詞，示人當防患於早也。張栻解，慮之不遠，其禍卽至，故曰近憂。翼註以此所謂慮，乃義理上探討，非陰謀秘計之謂也。其謂冉求爲季氏謀伐顓臾，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可謂遠慮矣。夫子言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知此乃可與言遠慮。所慮者，天理上用心，不至如燕雀處堂之輩卽是。若以陰謀秘計爲憂，深慮遠弭，憂者卽所以召憂。此說於慮字分別真僞，所論自是透達。

「躬自」章，論持身善世之道。集註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說同孔註。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此文以證「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之義，最爲達旨。

「不曰」章，爲妄行不審者警。集註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爲心自審度。孔註則橫分兩截，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已矣，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又有以如之何爲問人之辭者，春秋繁露執贄篇引此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

是也。正義引陸賈新語申孔註，以此爲孔子傷世亂之辭；然新語亦統兩如之何爲一句，而曰「無如之何」，非如孔註截然橫分兩槪也。繁露問人之解，亦涉牽強；還是集註熟思審處之義爲妥。

「羣居」章，論燕朋之害。鄭註小慧，謂小小才智；集註私智也；義同。翼註以此章乃以文會友章反面，言損友相聚，無益有損也。羣居終日，是無所事事。言不及義，是既非考道論德，又非賞奇析疑。好行小慧，謂其言不衷理法，而掉弄聰明，自撰一副議論，如清言橫議之類。難矣哉者，歎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正義則以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羣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小慧相誘引也；亦通。

「吾猶」章，傷世風日下。翼註：史闕文，馬借人，二事雖微，然亦可見人心由謹而肆，由公而私之漸。故歎之。——今亡已矣——此章史闕文，馬借人，通解俱以此爲史官闕疑及社會畜物告貸常事。昔賢包宋兩家，則涉及六書五御之教，論旨頗暢。包註：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馬借人，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宋翔鳳發微申此註云：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古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許氏說文解字敘云：

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故論語包註云云。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宋說由六書五馭之教，涉及同文同軌之治，既可補集註之未備，尤見孔子此歎，爲煞有關係。

「巧言」章，爲修德定謀者發。集註：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是也。二者或以姑息爲仁，或以矜己爲勇，其亂謀又奚待言。翼註：此謂立德者須知言，立功者須養氣，自是洞澈本原之論。

「衆好」章，見好惡不可徇衆。王註：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鄧退菴云：衆與公不同，公以心言，衆以迹言。察非察衆言，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得其實則從衆非徇，卽違衆亦非矯；然要必我無私心，乃可言察。故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道不」章，見人當慎所謀也。或以孔子此言，爲大賢以下待小人異端而發。翼註：是非邪正，皆謂之道。韓子所云道與德爲虛位也。董璡不同器，曲直不相入。君子與小人相爲謀，小人未必革面洗心，君

子反受其累；正學與異端謀，異端未必棄邪歸正，正學反爲所污。不如劃定界限，邪正不淆爲是。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卽此意也。

【文法檢討】 本講凡四十一章，章目繁多，關於文法方面，不能逐一探討，與前講同。茲謹將各章事例可資比較者，摘述如下。

論學各章，其屬於師弟間之問答，可資比較者，則如「賜也」「由知」「問仁」「爲仁」「一言」「五章」「賜也」章，從多學而識導入一貫，中間「以爲」「然」「非與」「非也」等助詞，雙方呼應，均極靈動；爲兩施兩受對語體。「由知」章，知德者鮮，一語點破卽了，不再牽纏其他。而「問行」章論行，忠信篤敬，先正後反，詳言其效；又從立與在與動靜兩面，推論其功，末以子張書紳記事之筆作收；與前章較，詳略自是不同。「爲仁」與「一言」兩章，孔子與子貢論仁論行：「爲仁」章，先設喻言，後申正論，用語均係偶行。「一言」章，先醒恕字，後再申解，用語則係散行；以上四章，均一施一受對語體。

論君子九章，其章法稍長可資比較者，如「義質」「謀道」「小知」三章。「義質」章，以君子起，以君子結，中間義禮孫信四項，急轉直下，而語法或單行，或排比，形式自是不同；是爲首尾呼應法。「

謀道一章，以君子謀道起，君子憂道結，中間耕而反餒，學而得祿，作一樞紐，成三折勢，畢竟還是歸重道字；是爲紆迴取旨法。「小知」章，以君子作主，小人作襯，中間小知大受，互爲顛倒，可不可掉轉作勢，歸重用人當棄短取長；是爲反正相形法。短局各章，「病無」章，病與不病，肯定否定，兩言取旨。「疾沒」章，沒世無稱，肯定疾字，一語取神。「求諸」章，君子小人，兩兩對比，真僞立判，與前後各章單論君子，又自不同。「矜而」「不以」兩章，雖專論君子，而一則兩用「而」字作轉，趨重下截，以見君子矜羣之正；一則兩用「不」字，表出君子用人聽言之道，語氣又自不同。「貞而」章，貞而不諒，與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語氣雖同，而一則單行，一則偶行，形式又異。

論治三章，「事君」章，先事後食，緩急輕重，一言立判。「爲邦」「知及」兩章則較複雜。「爲邦」章，大法大戒，兩項並舉，語法均極整齊。大法四項，前三項用三「之」字爲句，排比整齊；第四項用一「則」字直下取勢，語法布置，又自不同。大戒二項，先言所放所遠，次申言其所由放所由遠，因流溯源，步步著實；爲一施一受對話體。「知及」章，知及、仁守、莊澁、動禮四項，逐層而進，步步向上，而四項中知及仁守，是其大本，莊澁動禮，是其大用；性質又自不同。四項均用反筆取旨，推宕作勢，直到至善境域而止；爲層累而進說明體。

論人論事各章，論人三章，「直哉」章，係兩人合傳。兩節一以「直哉」冒起，一以「君子哉」冒起，下則證實其事，用語均係偶體。「無爲」「臧文」兩章，係單人立論。「無爲」章，先舉無爲事實，後醒主體人物，煞語恭己南面，仍是找足無爲之意。中間「其…與」「夫…哉」「而已矣」助詞傳神，描摹盡致。「臧文」章，先舉所論對象主名，後舉竊位事實，知賢不與立，正爲竊位舉證，中用「與」「也」等助字取勢，宕濶有神。

論事三章，其涉及孔子自身可資比較者。「衛靈」章係兩事類記體。去衛因之適陳，兩章首尾，本自銜接，此就形式一面言之。去衛不會慮及後之窮，而亦不以後之窮悔其前之去，就實質言，兩事亦不無牽合關聯處。「吾之」「師冕」兩章，係一事單敘體。「吾之」章，無毀譽是主，而斯民爲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是自明其所以無毀譽之故；因流溯源，步趨向上。「師冕」章，先記師冕見，及階告階，及席告席，皆坐而告以某在斯某在斯；然後由子張之問，說明此爲相師之道；先敘後議，點逗生姿。本講關於文法方面可資商討者，言止於此，餘則不再瑣費筆墨矣。

習題

一、一貫之道，孔子不示他人，而特以示曾子、子貢，是何意思？「賜也」章，翼註之釋一貫，與阮元之

釋一貫，其區別之點何在？又學至何種程度方為知德？如何可收利行之效？並一言之！

二、如何恕之一言，終身可行？何以人能弘道而道不能弘人？又易復卦上六「迷復凶」與「過而」章相發之義，究從何處看出？

三、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此言，是否要廢思？然則學之全功如何？

四、志士仁人，函義是否相同？仁與為仁，意義有無區別？既言殺身成仁，又曰未見蹈仁而死，前後立說兩歧，何故？

五、當仁不讓一語，如何解釋，方合實際？孔註之釋當字，與朱子集註之釋當字，意義大別，能一區別其高下否？

六、論君子九章，何係統論全德？何係泛論身世？何係分論學守？又何係為用人而發？大受小知，實際在君子小人之身，可不可交互說來，是要喚醒何一面？

七、「為邦」章，何為大法？何為大戒？何故當與「喟然歎」「問仁」等章合看？「知及」章，何為大本？何為小節？大本小節，節節求進，又是何意？正義於「為邦」章樂則韶舞一語，「知及」章十一個之字，均有新穎之解，如何？

八、論人三章，由古舜而及當世賢大夫，其要旨各若何？舜豈真於無爲？文仲怎是竊位？史魚蘧瑗並誌，是何體裁？「直哉」章，朱子集註之取證，與韓詩外傳之取證，其內容同否？

九、翼註於孔子不答問陳遂行，爲根本救衛，不只諱言武事，有確證否？「吾之」章明三代之行直道，與「師冕」章明相師之爲道，都是何意？

一〇、論事——汎論——九章，其要旨各若何？於某章感發當特別注意？「吾猶」章，史闕文，馬借人，包宋二說涉及六書五御之教，及同文同軌之治，如何？

一一、本講文法方面，其事例可資比較者不少。諸君愛讀何章？賞識之對象安在？

第十六講 季氏篇

論語上下之異同，已詳十一講——先進——緒論。而最後五篇——即十六講以下之「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等篇——尤多可疑之點。茲據錢穆論語要略摘述清儒崔述之論證如下：

1. 論語通例稱孔子皆曰「子」，惟記其君大夫問答，乃稱孔子，而「季氏」篇章首皆稱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稱孔子，「子張」篇有稱仲尼者。

2. 論語所記門弟子與孔子對面問答，亦皆呼之爲子。對面呼「夫子」，乃戰國時人語，春秋時無之。而「陽貨」篇「武城」「佛肸」兩章，於孔子前皆稱「夫子」。

3. 「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並無同時仕於季氏之事。

4. 「陽貨」篇記「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云云，又記「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云云，考弗擾叛時，孔子正爲魯司寇，率師墮費，弗擾因反抗孔子之政策而作亂，其亂亦由孔子手定之，安有以一造反之縣令而敢召執政其執政方督師討賊，乃欲應其召，且云「其爲東周」寧有此理！

佛肸以中牟叛趙，爲趙襄子時事，見韓詩外傳。趙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後五年，孔子何從與肸有交涉哉！

5. 「季氏」篇文多排偶，全與他篇不倫。「陽貨」篇文亦錯出不均，而「問仁」「六言」「三疾」等章，文體略與季氏篇同。「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有與孔門絕無涉者。

6. 「堯曰」篇，古論語本兩篇，或一章，或兩章，其文尤不類，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學者遂附會之，以爲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繼之矣。

上爲崔氏總論最後五篇之語，氏於「季氏」篇首章，一伐顓臾章，一又摘舉其可疑之點有五：論語所記孔子之言皆簡而直，此章獨繁而曲，其文不類，一也。子路爲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爲季氏宰，在哀公世，其時不合，二也。子路主墮都之謀，其剛直有素，歸魯以後，不肯承季氏意以盟叛人，一指盟小邾射事，一必不一旦墮其晚節以阿季氏，其理不似，三也。顓臾之伐，不見於經傳，洪氏意其因孔子之言而中止，然則田賦之用，何以不因孔子之言而中止，其事無徵，四也。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不言爲東蒙主，亦不言爲魯有，其說不同，五也。故宋儒洪興祖胡宏二氏皆云：「或以爲齊論，」——魯論，齊論，古論篇章異同，參看拙譯四書研

究論語第一章論語之種類——亦以其文體之特異也。以後入本講正文。

〔經文〕 本篇凡十四章。(一)季氏將伐顓臾(節)顓音專與音俞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

臾。(節)見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節)與平聲。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爲？(節)音扶。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節)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節)任平聲焉於反相去聲下同。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

中，是誰之過與？(節)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節)音扶。夫孔

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節)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

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節)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節)夫音扶。今由

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節)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二)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節)天下有

道，則政不在大夫。(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三)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節)夫音扶。(四)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

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五）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六）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

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七）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

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八）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九）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

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一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一一）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節）探，吐南反。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一二）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節）「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一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節）亢，音剛。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節）

聞斯二者。（節）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一四）邦君之妻，君稱之

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篇義〕

邢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余按本篇十四章，意義本自一貫，其前三章，係論治道，或專衡魯事，或汎及一般，總之不外肅紀綱明治亂之意。論學行九章，三友所以資諸人；三樂所以資諸己。次言君子本身之修省，及接近君子者之語法。復次則就學不學辨氣質高下，及就人品以明見聞之異同。詩禮之訓，父子無異師友，通論權置論學之後。論世二章，一則徵引古事勉人修德，一則定君后之稱以正名分也。

〔章旨〕

本篇十四章，先列「季氏」。此孔子以大義沮權臣，首句提起，下分三段看，前段重「昔者」節已斷盡其非；中三節因求諉過而責其過無可辭；後六節因文過而詳其憂非所急。姚承菴云：季氏伐顓臾，只是一個欲字，欲便患寡思貧，便無魯先王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孔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究到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唐荆川云：二子之辭慚而支，支而遁。聖人之責直而切，切而詳。

(二)「天下」章，此論古今治亂之勢，欲主治者本道出治，以肅紀綱而美風俗也。章中從有道及無道，又因無道思有道，隱有維持名分，挽今返古意。

(三)「祿之」章，此論魯臣僭竊之必失，以惕權奸。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段而言。洪氏云：前言十世五世，是論其理；此言五世四世，是據其實。

(四)「三友」章，此見取友之當慎也。益友常情所敬畏，然友之使人常懷進修而不自足；損友常情所狎悅，然友之使人習爲驕惰而不自知；要在自己慎其所擇。

(五)「三樂」章，此見好樂之當慎也。困勉錄：慎於念慮之初以遏其源，慎於臨事之際以挽其流，慎於損益交至之時以清其界，慎於有益無損之時以堅其志。

(六)「侍於」章，此見言當因時。集註尹氏「時然後言」一語，疏釋頗好。躁則先時，讒則後時，瞽則不能相時。三愆從侍君子生來，見以卑承尊，語默當承命於尊者；稍不檢點，便有此失；首句有字注意。陳大士云：學者莫患乎無愆也，今與宵小常人處，則終日無愆矣。應靜而躁，應露而隱，應明察而瞽。中之肺腑之微，不暇檢之語默之際，不遇君子何由而見哉！如此看則有字自醒。

(七)「三戒」章，此明君子以理御氣之學。三者就其時之易犯者言之；惟君子以道心——道德意識——爲主，而人心——普通意識——卽知情意本體——自然聽命。三戒分看，隨其時之所值，皆有兢惕之心；合看則又見君子自少而壯而老，無一日不戒懼以檢其身心也。

(八)「三畏」章，此言君子小人之分，在於敬肆；而敬肆之由，在知與不知。通章以知字爲眼目，但君子一面重，小人只借來相形。上三戒是遏欲，此三畏是存理。

(九)「生而」章，卽學不學以判氣質之高下；能學卽是高，不學卽是下，與中庸「哀公」章——或知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以學之難易爲氣質高下者不同。困字，中庸言其學之苦，此言於事理有所不通；須辨。

(一〇)「九思」章，此見君子思誠之功。思字只提撕警覺之意。九件只是籠統一個戒懼；既分成九件，便須逐件去省察，故合之只一思，是前層；分之有九思，是正面。

(一一)「見善」章，此見人品不以潔身爲高，而以經世爲大。兩種人一有關於風俗人心，一有關於出處治亂，故已見深幸之，未見則深望之。引說：夫子偶記一二古語，因論其見聞異同，無比論高下之意。

(一二)「景公」章，此勉人修德意。借景公夷齊作榜樣，言有德者雖貧賤必彰，無德者雖富貴不傳；重醒世上，不必呆分優劣。

(一三)「陳亢」章，此總見聖教之公。不特聞詩禮非異，卽顏曾所聞亦非異；不特聞詩禮非遠，卽

並無詩禮之教亦非遠，孔子只因人天資學問而語之，惜亢始終不悟也。

(一四)「邦君」章，此爲當時以妾並嫡者發。首句虛冒，妻也而屬之邦君，自非世婦孺人可比，非內嬖婢妾可干。下歷敍所稱，總是正名定分之意。

〔通論〕 本篇十四章，意義本自聯貫。先明治道，次論學行，又次知人論世。治道莫要於肅紀綱：魯

則季氏以大夫而擅征伐，僭政柄，爲干犯紀綱之尤者。「季氏」「祿之」兩章，一則申大義以沮權臣之謀，一則明衰勢以戢三家之僭，皆就魯言。「天下」章，通論古今治亂之勢，就一般言，皆所以肅紀綱也。首章顓臾，孔註伏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鄭註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翼註：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須句，成風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國，周禮也。僖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任宿須句皆子男，顓臾爲附庸，其爲大皞之後一也。須句滅於邾，魯先君尙爲之反其疆，季氏乃欲伐顓臾以自肥，無魯並無周矣。四子侍坐，子路先於曾皙。此列於冉有之後者，一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一春秋之法，征伐之事，主兵者雖小國居前；隱五年，邾人伐宋，此其例也。此必冉有主兵謀，故孔子先專責之。責求，卽所以責季氏，責季氏，所以扶魯也。集註：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

也。毛奇齡改錯，則謂子路再仕魯事無可疑。其謂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子路皆從哀十年反魯，然未有子路再仕魯事。若左傳則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季氏使子路要之，而子路請辭，則此時已再仕魯矣。子路死衛事在十五年冬，則在仕魯後再仕衛而死，雖年促而事實有然，何疑之有？或謂伐顓臾，乃哀公末年康子所爲；翼註：季氏自定公五年以前，政由陽虎，與二子無涉。夫子仕魯，季路方墮費，季氏安敢伐顓臾！此哀公末年，季康子所爲。季氏屢問仲由冉求可使從政，可爲大臣，正此時也。

由求二子，同仕季氏，而孔子獨責求者，孔註：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何以伐爲云云，集註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三家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肥；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又非季氏所當伐也。寥寥數語，於季氏擅伐謬舉，業已指斥無餘。考東蒙，稱謂紛歧；正義折衷胡蔣二氏之說，謂其說異而實同。胡渭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俗以爲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蔣說蓋

指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或以禹貢有二蒙，謂此東蒙乃徐州「蒙羽其藝」之蒙，別於梁州「蔡蒙旅平」之西蒙言也。

以下一因冉有諉過季氏而責其過之無可辭。冉有曰：夫子欲之……是誰之過與云云。此段先引周任——疏云周大夫，或云商太史，卽盤庚所引遲任——之言，以明人臣去就之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註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危而不持……相矣，包註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明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更進而明典守之責，言虎兇——野牛——在柙——檻也——而逸，龜玉在櫝——匱也——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

繼因冉有以憂文季氏之過，而責其憂之非所急。冉有曰：今夫顓臾……而不能守也云云。集註固而近於費，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私邑，說同馬註。言近者，閻若璩釋地又續謂相距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顓臾近費也。不取云云，則又爲季氏策久安；集註此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責之，先言君子所疾，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者，孔註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次引所聞而申其說，丘也……不安云者，孔註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

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傾云者，包註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翼註此必須認清有國二字，乃可直接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句；不然，季氏大夫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足矣，何文德之有？遠人不服而不能來，非謂季氏不能來顓臾，責其不能輔相魯君，招攜懷遠也。閻氏釋地又續，以此遠人非指顓臾，而指邾言。其謂顓臾，經文曰「在邦域中」，曰「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云云，則非遠人也明甚。又曰「不取爲後世子孫憂」，則非當前有不服事明甚。徐文長謂宜以淮夷徐戎當之；然淮夷徐戎，乃伯禽時，非哀公也。考左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至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釋地補又以魯附庸之國，邾、小邾、牟、葛以外，合之顓臾凡五，惟邾人倔强不服，竟以比鄰構怨。閻氏之說，亦有理可從。復次乃並責由求，集註子路雖不與季氏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故並責之；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是不能相之以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是不能相之以求均安也。

最後乃直斥其「爲子孫憂」一語之非，而謀動……蕭牆之內云云，集註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俗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鄭註則直指人君；其謂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

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正義從之，並引方觀旭偶記而爲之說曰：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防，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爲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疆；不克，則魯師實已勞憊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疆，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指人君之明證。

「天下」章，集註：此通論天下之勢。章內有道無道，往復迴環，有維持名分，挽今返古意。周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王制所謂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又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皆此意也。夫諸侯尙不得無故而與禮樂征伐之事，况在大夫，又况在陪臣一家臣也。十世，五世，三世云者，集註：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孔註：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執。馬註：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翼註亦以此章僭禮樂征伐，指魯言。惠公請郊禘之禮於周，是僭禮樂；隱公二年，

無駭率師入極，是僭征伐。齊桓拜下，晉文請隧，尚不敢公然僭妄。列國亦無陪臣執國命之事，只有魯陽貨耳。孔馬諸註，但就魯事言，非無謂也。政不在大夫者，因當時列邦政自大夫出也。齊則政由田氏，魯則政由三家，故孔子云然。庶人是直道而行之庶人，見大夫不是，故議之。政不在大夫，則不議矣，非毀謗朝政也。

「祿之」一章，通講謂此章接前自大夫出一段，明僭竊之必敗，以惕權奸。五世，四世，集註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翼註於五世則取宣襄昭定哀而不及成公，於四世則取季武平桓康四子而不及悼子。其言曰：此與前章不相連，前章定公初年之言，故云陪臣執國命。此章乃哀公末年，君臣交惡之時，夫子有所逆睹而言。三家皆起於僖公之世，成公時季孫行父、仲孫蔑皆民望也，何可遽被以竊國之名。宣公不宜立而立，東門遂始得執政，其子公孫歸父繼之，歷宣襄昭定哀，則五世矣。宣公薨，公孫歸父出奔，季孫行父始當國，廉謹如故，亦無擅國之事。襄公五年，季孫行父卒，六年季孫宿如晉，卽季武子政逮於大夫自是始。城費入郕，作三軍，皆宿之爲也。歷季平子意如，季桓子斯，季康子肥，則四世矣。季悼子未嘗執政，據春秋昭公七年十二月季孫宿卒，十年七月季孫意如帥師伐莒，並無季悼子爲卿之事。

故不之及。祿去，通講作賦稅不入公家，翼註則指班祿之柄言；祿去者，爵賞不自公出也。正義於五世則取鄭說，四世則取江說；其謂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自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鄭知夫子此言在定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初，故知爲定公初也。按此則五世當爲宣成襄昭定，與集註同。江永羣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文子；即季孫行父，文其諡也。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杜預昭二十五年「政在季氏三世」註，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閻若璩毛奇齡、李惇、方觀旭說並同，此說自是可靠。三桓之子孫微，孔註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云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所謂微者，翼註：一論其理，一考其實。春秋之末，魯君臣不相安已極。若魯蒙周公之德，不至先亡，則三桓必灰飛煙滅。蓋政柄下移，積重不已，非主昏稚而臣至篡國，卽主英斷而臣以滅家；此論其理也。又按史記載魯哀公二十七年，如越乞師，討三桓不克，卒於有山氏。歷悼、元、穆、共、康、景、平、頃八公，乃爲楚所滅。蓋自哀公後，魯尙有國二百六十年，而三桓子孫杳無聞焉；則子孫之微，自是實事，此考其實也。

論治而外，次論學。學問之道，一資諸人，一資諸己。「三友」章，見取友當慎，此損益之資諸人也。益友云何？集註：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損友云何？集註：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相反，兩兩對說。或者不取對說而取遞進之解。李光地筭記云：三者各由淺入深，友直但足以聞過，友諒則有以進吾誠，友多聞則又有以廣吾學也。友便辟但相習以文貌，友善柔則相護其過非，友便佞則又相誘以機變也。此章便辟之辟，馬註避人所忌以求容媚，此讀作去聲；正義謂其義迂曲，不取。盧文弨釋文考證：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又曰：今世有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不取；據此則讀辟爲譬，蓋鄭義也。正義以巧爲譬喻，已是便佞；鄭君此義，亦未爲得。又善柔，馬註而柔，正義從之，謂便辟是體柔，卽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卽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卽所謂巧言也；此番疏證，以便辟爲體柔，與面柔，口柔對稱，自是穩愜可取。

「三樂」章，見好樂當慎，此損益之資諸己也。益樂云何？集註：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鄧退菴云：樂節禮樂，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樂道人善，則悅慕勉從之意多；樂多賢友，則切磋箴規之義著。損樂云何？集註：樂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樂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樂宴樂，

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亦損益相反，兩兩對說。李光地筭記仍取遞進之解；其言：三者亦各由淺入深，樂節禮樂，則有悅學之志；樂道人善，則有公物之心；樂多賢友，則日有進德之效矣。樂驕樂者，其志始荒；樂佚遊者，荒而蕩；樂宴樂者，蕩而溺且昏矣。楊文定云：益者是日進高明的人，損者是日究污下的人，兩種人各有三件好樂，非謂益我者有三樂，損我者有三樂也。三友章語氣亦然，友字是活字，與樂字同。益損屬自己，不屬友說；此則文義上所當一加注意也。

學行嘉範，有如君子。人有生平自覺無過，一旦就正有道，而不覺愆尤之叢集者；「三愆」章，所謂侍於君子有三愆，是也。此章戒侍君子者審言語之節。三愆云何？曰躁，曰隱，曰瞽。躁是躁急不遜，隱是隱匿不發，瞽是宴然不辨；三者皆無心之失，故曰愆。困勉錄言未及之，言及之，猶云時未可言，時可以言，俱屬侍者一面，與未見顏色一例。翼註：三愆有放肆而失之冒昧者，有拘謹而失之踟躕者；同一失也，而放肆之害尤大。摘此三愆，使之自省，則檢身入細，而「時然後言」之妙，亦由此基之。程子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亦此意也。

人侍君子，相形見絀，固時時自覺其有愆；而君子之自身，尤無時不兢兢業業，自防其有愆。此君子之所以有三戒，三畏，與九思也。「三戒」章，明君子以理御氣之學。集註：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隨時知

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孟子所謂「志帥氣」是也。前代講家或將三項交互言之，而意義尤足。金秋潭云：三戒不是到一時戒一件，但隨其時之易流而最甚者防之。血氣未定，不能勝人，未敢逞其銳氣；歲月尙賒，亦未急起其貪得。惟感思時物，流想風人，少年爲最甚，故所戒在色。血氣方剛，釋情漸淡，而貪得之念，尙如未定之年。惟是剛強足恃，感憤時事，激烈同仇，在所不免，故所戒在鬪。至於老，精華漸敝，自疏男女之情，意態俱沈，絕少爭雄之興。惟是速死之心，已不足以自持，而備嘗之艱，又將以爲後慮，故所戒又在得。此所謂以理御氣之學也。

「三畏」章，明君子小人之分，在於敬肆。三畏云何？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是也。天命二字，勿說得渺茫，人倫事物，理之所在，卽天命之所在，故集註以天賦正理釋之。何註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此專主禍福言，當是論語家舊說。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關；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關與顯耳。此言主上，卽大人也。董氏言天命大人，專主禍福；其於聖人之言亦然。順命篇：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是於聖人之言，亦主禍福言之，此其傳授之必有所自也。正義則兼德命祿命言之，於理數二者，均得兼包，至爲融貫。

前代講家以下文小人之不畏天命，由於不知；狎侮二事，亦由不畏天命而起；故於君子之畏天命，先插重知字；大人聖言，亦根畏天命來。正義：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必修身以俟之。不妄爲希冀，亦不委心任運；此惟君子爲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大人，何註即聖人，陳鱣古訓謂與下聖人之言相複，今不取。鄭註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以畏之？程廷祚云，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何註聖人之言，難可知測；正義申之，謂或慮德閼，獲罪聖言也。此畏聖言，由於悚惕禍福之念而起，則畏聖言亦由畏天命來也。朱彬經傳考證：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干犯其長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小人反是，其不畏天命也，不知故也。人惟知得道理，做事少差，心便惕然。小人不知天命，宜其不畏；狎侮之事，亦相因而至。條辨：即憚大人而不肖其德，亦是狎，誦聖言而不從其教，亦是侮；疏釋頗激。

「九思」章，見君子思誠之功。視、聽、色、貌、言、事六者，是存心治身之要；疑、忿、見得三者，是明理克己之功。正義謂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則有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明梁大章引易君子思不出位，及何思何慮兩語釋此文，於九思之前六件後三件之相關義蘊，發揮盡致。其謂：九思是君子思不出位的

註脚，亦是何思何慮的入手；則以九思之外無思也。九件分兩截看，前六句是崇德一邊，後三句是辨惑修慝一邊。大抵明聰溫恭忠敬，不能成就，只是疑忿欲三者爲之病根。所以去疑，懲忿，窒慾工夫，最宜著力。人心一蓄疑情，視聽便不能明聰；一中忿戾，色貌便不能溫恭；一爲利欲驅使，發言便多欺妄，作事便無忌憚；不忠不敬，所由來也。今以思問，思難，思義對治，極力淘洗三障，使如冰泮雪消；如是則前六事略一提醒便是，不待苦思力索矣。思者，心也；疑忿慾亦心。以去疑，懲忿，窒慾之心，換去疑，忿，慾之心，則思路漸清，直到何思何慮地位不難；而不出位又不待言矣。此段議論，於學者修養關係極大，故不憚贅舉乃爾。

「生而」章，卽學不學以判氣質之高下。集註言人之氣質不同，有此四等。生知是本來清明純粹，不待乎學；學知雖不如生知，却非有所激而自然能學；困則有所不通，乃激而學之以求通；是因困以勉學，非以困爲學。蒙引所謂困心橫慮而後作，徵色發聲而後喻是也。困勉錄：不學有兩種，一是至愚至昏，不知學者；一是自暴自棄，不肯學者；要皆氣質使然。次與又次，俱次於其上；一其字指生知，非言其相遠，正言其相近。惟困而不學，斯爲最下；能學則猶可進於上。孔子此言，警惕之，亦企望之也。

「見善」章，衡人品以明見聞之異同。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正義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孔

註，探湯喻去惡疾，言見惡避去之疾也。集註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吾見其人，吾聞其語，此則言古今人之相及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正義引程瑤田論學小記：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此則言古今人之不相及也。集註以此節隱居云云，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早死，故夫子云然。蓋謂有其學者無其遇，或有其遇者無其學，徒令人望古遙集，而歎予生之已晚也。

學行教條，無外詩禮。「陳亢」章，見詩禮之教，於家庭亦如故常。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此孔子對其子鯉——伯魚名——所發之庭訓也。詩何以言？集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禮何以立？集註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且此亦何異之有？詩書執禮，常訓及門，立禮興詩，遍告當世。其餘何莫學詩，誦詩三百，及其以禮說教之處，蓋不勝數。翼註：聖人以人治人，所以教其入之道，即在其人之身，未嘗有私，亦並不得謂之無私；非特伯魚無異聞，即顏子終日，曾子一貫，皆非異聞也。陳亢以私意窺聖人，謂之非愚不可。只以「遠其子」一語急轉，矯枉過正，猶有一隙之明；然亦以見知足知聖者之難其人也。正義曰：言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臣

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過庭，謂東西經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或以此遠其子，乃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之義。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之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相褻狎也。正義謂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間，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易所謂家人有嚴君者，卽此之所謂遠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以文考之，誠然。

論學而外，再觀其論世。「齊景」章，低昂古人以勉人之修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註千駟，四千匹。正義引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駟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若璩釋地又續引郝敬說，並申之云：千駟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天子十有二閑，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六閑，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皆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時，地大於王畿，又好狗馬，故所畜之多如此。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謂長轂三千乘，非此數也；是亦可謂富矣。無德而稱，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述之也。皇本德作得，阮元校勘記從德；今從之。無德而稱，較之窮餓首陽，至今尙猶膾炙人口者，其高下誠不可以道里計。翼註：夷齊自是絕頂人物，但此章意不重夷齊，全是爲齊景公生前則榮，沒則已焉，發此感喟，甚

言人之不可不異也。其斯之謂與「斯」字，王註訓以德爲稱，乃直指夷齊民到於今稱之一事而言。集註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當在此句——其斯之謂與——之上。金秋潭曰：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子曰」二字，蓋闕文耳。此章首陽，馬註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註：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是鄭此文亦有註，與馬義同。

「邦君」章，爲當時以妾爲妻者發。孔註：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翼註則謂此章本古語，記於衛靈公問陳之冊末，蔡覺軒以爲爲南子發也，似得其旨。蓋「子見南子」

——見前六講——四字，本是輕賤之詞；然南子使人於夫子云，凡四方賓客辱與寡君爲兄弟者，皆見寡小

君，寡小君願見，是稱之異邦曰寡小君也。公子郢對靈公言，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是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也。衛人却只稱南子，只爲此邦君之妻四字來歷不明耳。禮，天子諸侯不再娶，天子一娶十

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正室死，則以媵之貴者攝理內政，不下漁色，所以敬宗廟，重繼嗣，杜亂萌也。以妾爲

妻，非妻也；由左右媵以色而升，非妻也；正室沒而娶繼室，如魯惠之仲子，晉平之少姜，非妻也；齊桓內嬖

如夫人者六人，魯娶於吳爲同姓，益非妻也。非邦君之妻而用其名，則不稱，故鄭重言之；不然，此稱謂常

詞何足附載！孔註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正義申之曰：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也。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孔註以此爲邦人謙稱，自是正解。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孫奇逢近指引郝敬說，謂非夫人自稱，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李光地筍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耦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培鞏研六室雜箸：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明證也。

〔文法檢討〕 本篇十四章，首列「季氏」，昔人謂聖人之言簡而賅，獨此章反覆說理，至爲詳盡。今就其書事，說理，及章法之顯著者，分釋如下。

先論書法：本章劈首大書「季氏將伐顓臾」，季氏，大夫也；顓臾，附庸也；以大夫而伐附庸，無魯並無周矣。卽此一書，罪案業經確定。入問答處，看其書人先後次第，責任亦顯分重輕。「顏淵季路侍」——見五講「公冶」——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尙德也。此之「再有季路見於孔子」，「再有少季路二十歲，而先再有者，重首事也。此等敘法，顯示褒貶，章中三專責求，一並責由求，其理由俱伏於此。次論理法：顓臾不當伐，其理由俱詳於「夫顓臾」一節。節中申釋顓臾不當伐之故，所謂「昔者

先王……，「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云云，集註補出「不可伐」，「不必伐」，「不當伐」三義，統含於「何以伐爲」一語內，聖人立言義蘊，包孕無窮。

又次就形式一面——篇章字句等法——論之，本章入手至「夫顓臾」四節是主文，於顓臾之不當伐，已斷盡無餘。下因再有以「夫子欲之」一語，誘過季氏，又以「爲子孫憂」一語，爲季氏文過；孔子一則責其過之無可辭，一則明其憂之非所急，俱是附及。責過段，「周任」節，先就有官守者陳力就列，正說，次就相替反說；又進一步言求之過無可辭，虎兕出柙，龜玉毀楨，典守者寧能辭責！此卽詩之比體。「是誰之過」一語，與前「爾是過」呼應靈通，最見章法。

前之誘過，在「夫子欲之」一句。次之文過，在「爲後世子孫憂」一句。文過段——今夫顓臾節——今字正對昔者一段看；固而又近，見堅壁旣足，老我之師，勢逼又易乘我之隙，豈能輕輕放過。下一取字，飾上伐字，一憂字並掩上欲字，前後意義，本自貫通。入責辭處，「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一語直下，斬截之至。欲之指季氏，舍曰爲辭，則指求也。此欲字較實，辭字卽上節文過語。「丘也」節，聞字重，本先王之制來，先引後釋，語極鄭重。貧寡均安等字，一氣貫下，前後互銜，歸重在均字。惟均則和，惟均和則安，是一串事。無貧，無寡，無傾，文法錯綜映帶，極妙。「夫如」「今由」「而謀」三節，並責由求歸。

重季氏，夫如是之「如是」字，緊承上節均無貧三句說來，先替用兵者想出正當作法——修文德以來之——然後並責由求之不能履行作法，以致不能來，不能守。兩項雖是平說，側重不能守，以起下蕭牆之憂，步步加緊。蕭牆之憂，因冉有「爲子孫憂」一語，直攻首惡，窮究下場，爲通章結穴處。本章孔冉師弟問答，凡分三段，爲先案後斷，層折申明告戒體。

以下各章，僅概論其體制。「天下」章，先從有道說至無道，直窮失馭下場；又從無道回轉有道，概論文明盛軌，爲盛衰迴環，得失對勘說明體。「祿之」章，先敘政柄下移，然後推論首惡下場，爲先敘後議申戒體。

論學行九章，「三友」「三樂」兩章，一論取友損益，一論好樂損益，均冒起分敘，首尾呼應說明體。論君子四章，同是冒起分敘，而三畏章，君子小人兩兩相形，與三愆、三戒、及九思章之專論君子，又自不同。「生而」章，卽學不學判人氣質之高下。生知、學知、困知三項排募而下，其勢紆，困而不學一項，急轉直下，其勢緊。四項並下，歸重不學一面，爲平列側注說明體。「見善」章，先並列好善惡惡與明體達用兩種人品，然後敘入聞見之不同處，爲整散兼行，低徊古今寄慨體。「陳亢」章，兩賢問答，從詩禮庭訓，見得父子之親，無異師友，然後歸入亢之所喜。聞詩聞禮，是因鯉言而有感；遠子，是因無異聞而心悟；

爲一問一答，言外取旨說明體。

論世兩言，「景公」章，兩列古人示案，一則富死而無德可稱，一則餓死而到今猶稱，然後引詩作斷；爲先案後斷議論體。「邦君」章，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君稱之二句是稱於宮中，邦人句是稱於本國，末二句是稱於他國。三夫人重看小童，寡小君，兩謙詞俱輕；然惟夫人得用此謙詞，亦是見其重意。五曰字鄭重傳神，爲隨分定名記敘體。

習題

一、清儒崔述疑「季氏」篇與論語文體不類之點凡五，是否可爲定論？毛奇齡於子路冉有同仕季氏，如何申釋之？

二、「先進」篇四子侍坐，先子路而次冉有，序以齒也；此之見孔子而先冉有，其故爲何？昔者節，論顯與之不當伐，其理由凡三，試悉數之！

三、遠人不服一語，集註遠人謂顯與，閻若璩釋地則指邾言，有何確實之論證？蕭牆之內，鄭註不主季氏而主魯君，其理由何在？

四、集註以「天下」章爲通論列國大勢；昔賢於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其失之世數，多指魯言；有

何確實之論證？

五、「祿之」章，五世，四世，昔賢論證各異；究竟何說爲長？三桓之子孫微，翼註於微字作何申釋？

六、好樂友朋，各有益損；朱李二家，訓詁亦異；究竟何說爲長？楊說如何喚起文字上注意？

七、何以侍君子則有三愆三戒三畏，有何區別之點？明儒梁氏於九思前六件後三件之關係，發揮盡致；試從修省立場上一爲理會！昔賢釋畏字多件知字，有何理由？

八、「生而」章，卽學不學以明氣質之高下；次與又次，所標準者爲何？「見善」章，衡人品以明見聞之同異；求志達道，志道是否一致？陳亢於孔子詩禮庭訓，謂爲君子遠其子，然否？

九、論世二章，其要旨各若何？翼註於兩章均有發揮之見，能略舉其義否？

一〇、本篇十四章，諸君愛讀何章？試捨却人言而自申其愛讀之意見！

第十七講 陽貨篇

〔經文〕

本篇凡二十六章（一）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

（節）歸如字，一作饋。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

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二）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三）子曰：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四）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節）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節）易，去聲。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

也；前言戲之耳。（五）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節）說音悅。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六）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

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七）

佛肸召，子欲往。（節）佛，音弼。許密反。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

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節）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節）磷，力刃反。涅，乃結反。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八）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節）女，音汝。下同。居吾語女。

(節)語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九)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節)夫，音扶。 詩可以興，(節)

可以觀，(節) 可以羣，(節) 可以怨；(節)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二〇) 子謂伯魚

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 (二一)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二二)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 (二三) 子曰：

鄉原，德之賊也。(二四)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二五)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節)與，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節)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二六)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節)古

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二七) 子曰：巧言令

色，鮮矣！仁重 (二八)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二九) 子曰：予

欲無言。(節)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節)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三〇)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三一)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節)期，音基；下

同。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節)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節)鑽，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節)夫，音扶；下同。衣，女音汝；下同。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

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節)樂上如字，下音洛。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三)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

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四)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

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節)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

以爲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六)子

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篇義】

邢疏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

行爲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余按論語論性，始見本篇。論性以外，論學行次之；論世及記涉世之道又次之。其有關治道者，則只武城

弦歌一章而已。至其事實可滋疑竇之處，已詳上講緒論，不贅。本篇正義據皇邢本爲二十四章，係合性

相近與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爲一章，小子學詩與子謂伯魚爲一章。其引漢石經章目而爲之說曰：漢石

經凡二十六章，洪頤煊讀書叢錄謂漢石經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各自爲章，故云二十

六。是漢石經章目，與今本同也。

〔章旨〕 二十六章，除重出「巧言」一章外，僅二十五章。茲分述其章旨如次。

(一)「陽貨」章，此見孔子之待權臣不惡而嚴也。上節據理以待之，下節據理以答之。四書鏡：不見是孔子本意，故遇猶不遇，諾猶不諾，卽謂未嘗見孔子可，謂孔子始終不見亦可。

(二)「性相」章，此因當時習爲不善，而誘其咎於性，故特指而言之。是從相遠後追論生初，欲人慎習以復性也。存疑：相近只是惡之與美近，主好邊說；相遠乃是惡與善遠，主不好邊說。

(三)「唯上」章，此申上章未盡之意，不重贊美上知，痛責下愚。一唯字中，見移於習者之多，人不可不慎所習也。

(四)此見聖門高弟能以道化民也。通章以學道二字作主，前二節因子游能以學道化民而喜之，後二節因其能以學道相信而嘉之，前後只一意。

(五)「公山」章，此見聖道無不可以有爲也。李仲達云：公山自召，夫子自思東周。欲往者，情之所寄，非情之所鍾也。故公山而召，不知其公山也；若吾道晦蒙之候，忽有一開之隙也。召而欲往，並不知其欲往也；直居恆軫結之懷，乃有一暢之時也。非眞望用於公山，亦非欲借叛費之機會；必如此說，方爲達。

(六)「子張」章，此示子張以爲仁之實功。恭、寬、信、敏、惠，是求仁之功，不侮五者是能行之效。總完得首一句意。仇滄柱云：五者在日用應酬上，返觀仁體，插不得王道感化語，與「堯曰」章不同。

(七)「佛肸」章，此見孔子之能用乎世，而不爲世所用也。前章因子路看得公山輕，故以爲東周決之。此章因子路看得佛肸重，故以不磷緇解之。四書鏡：行道是孔子本懷，特因子路有不善不入之說，故先說人不能挽己，而末節仍歸重行道上。

(八)「由也」章，此勉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六言皆是德，而六蔽隨之。祛蔽之道，全在好學。正解：上六好字，是浮慕善之名色；下六好字，是窮究善之義理。

(九)「小子」章，此歷言學詩之益。興觀，是有益於身心；羣怨，是有益於性情；邇之二句，是有益於人倫；多識一句，是有益於學問；總之都跟學字來。

(一〇)「子謂」章，此孔子以修齊之詩教其子也。首句重，爲者不止誦習，要兼會於心，體於身說。末二句甚言不爲之弊，鞭策爲字，卽所以喚醒伯魚也。

(一一)「禮云」章，此因世之言禮樂者，專事玉帛鐘鼓；故爲此探本之論。

(一一)「色厲」章，此爲世之飾貌者發其隱，鄙之所以警之也。蒙引：此是對當時貴人一流說，故以小人警之。

(一二)「鄉原」章，此嚴害德之防，惜陰錄：上章色厲，是剛嚴而僞者；此章鄉原，是柔和而僞者。兩種人世俗不識，故孔子辨之。

(一三)「道聽」章，此警人之不能畜德也。鄭云：無所得而竊其名曰賊；有所聞而不畜諸己曰棄。雙峯云：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須辨。

(一四)「鄙夫」章，此論鄙夫之情狀，以見事君者當慎所與也。數患字，從鄙夫心曲中抉摘出來。患得，是情之始；患失，是情之終；無所不至，是情之極。

(一五)「古者」章，此卽民疾以驗風俗之衰也。上節虛，下節乃詳言之。古疾得偏於天，今疾受染於人；疾之亡，世變爲之耳。困勉錄：古者閑以禮樂，澤以詩書，偏者可歸於正。後世俗既壞，不惟不能化其偏，且病上生病，良可浩歎。

(一六)「巧言」章，通作重出；王註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一七)「惡紫」章，此防邪能勝正，見貽害甚大也。蒙引：上二句引末一句；覆邦家，更窮其害而言，

不與奪朱亂雅對。

(一九)「予欲」章，此示學者以求學要在躬行處體認，不可專在言語上尋求。下因子貢之問，而以天道明之，不是分疏自己，只是指點妙理與他看。此與「述而」篇「無隱」章相似，但彼說行處無非至理，不必求之高深；此說行處無非實理，不必求之言語。

(二〇)「孺悲」章，此孔子於不屑教誨之中，曲行其教誨之意。到末句方見書旨下落，化工全在一使字。

(二一)「宰我」章，此啓宰我仁親之心，不安處卽是仁，仁正與安相反。翼註：記此於孺悲之後，必宰我因夫子與之言喪禮而發，非無故欲自短喪也。

(二二)「飽食」章，此爲置其心而不用者警。文勢至難矣哉！一斷，蓋深致歎惜之詞，下特借博奕以相形，正甚言其不可也。

(二三)「子路」章，此示子路以理制氣之學，勇與義俱就作事說。

(二四)「子貢」章，此聖賢用惡以維世。孔子惡其顯悖於理者，子貢惡其假托於理者。周介生云：沿小人不嚴，無以進人於君子之路；辨小人不早，並無以開小人悔悟之門；故聖賢好惡，皆仁天下之心。

也。又孔子所惡，是春秋所以誅亂賊，而堯舜所以殛四凶也；其法嚴而道大。子貢之惡，是太公所以戮華士，而孔子所以討聞人也；其憂深而慮遠。

(二二五)「唯女」章，此爲忽略女子小人者發。上句虛冒，下句申言之。若以其難養而委之無可奈何，則又不可；總要側重養之方面看。

(二二六)「年四」章，此見人當及時自勉，末句危其詞，令人痛自警省。困勉錄：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已四十者言，不可不懼；但以前說爲主。

〔通論〕

論語論性，以本篇爲其嚆矢；茲先觀其論性各章，「性相」章，孔子爲各性者嚴其辨，是

欲人慎所習；「唯上」等，特指出不移之氣質，正爲習之能移人也；仍是上章慎習之意。兩章昔賢多合並申釋。集註：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雖有美惡，其初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上知下愚，則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此性相近，是連善惡知愚說，上知下愚，是就其中摘出懸絕者說，前後只是一義。翼註：二章只是一章，「唯」字分明緊對針二「相」字，言人性皆善，卽氣質有清濁厚薄，亦相差不遠；惟有上知之生知安行，與下愚之自暴自棄，相去懸絕，此則斷非習之所能移耳。又分釋性習教學諸義，曰：性只是「天命之謂性」一句說定，

更無他義。習字却不同，五方有風氣，四民有世業，嗜好有損益之分，交游有邪正之異，皆習也。教也者，導民以復於善。學也者，由教而入，端所習以底於善，不可認教與學爲習上事。昔賢多以孔子此處性說與孟子性善說同旨；粵稽往籍，虞書只言人心道心，不言性；道心卽性也。只是理不可見，由心而見，故只謂之道心。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言性之始；恆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集註生理本直，卽孟子性善之義。正義引戴震論性云：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絕，何近之有！李光地論語笥記：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卽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卽習相遠之說也。或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不知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似未可言孔孟之旨殊也。余按宋儒言性，嘗理——義理之性——氣——氣質之性——並舉，陷於二元論之歧趨。夫理行於氣，氣中有理，朱子固嘗以之釋氣質之性矣；果爾則一言性，卽氣質一說已足，亦何庸爲此駢枝並拇之談也！且性善性惡，說祖孟荀。後來言性者，雖有善惡混及性有三品諸說，總之不能打破善惡之藩籬。夫論性而不兼綜心理學之本能衝動諸特質，與夫社會、生物學之利己利他等傾向研究之，

徒執善惡之見以下判斷，斷不足以盡心性之全義也。——參看拙譯四書研究第三篇人性思想及第五篇性論——

性之本體，渾言之曰仁，分析之則六言所謂仁、知、信、直、勇、剛數者，何一非吾人性分內事。「子張」章，示子張以爲仁之實功也。翼註問仁之答甚多，此章繁而不殺，正爲堂堂乎張，不甚切實，極力鞭策一番。曰能行，責其實；曰五者，正其名；曰於天下，窮其分量；總是欲人隨時隨地，實用其力，勿以空言從事耳。凡人所行，不恭不寬，自是不仁，則能恭、寬、信、敏、惠爲仁矣。又云：恭則不侮五者，不是言其效驗，是言到此地位，方算得能行，五句須切學者分量。集註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者而言。輔慶源曰：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惡欲其生死，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此皆按切子張故實立言，甚爲切摯。此章惠字，昔賢疏證不一。趙佑溫故錄：惠，順也；卽康誥「惠不惠」之惠。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正義則直以仁字當之，其謂惠者，仁也；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書皋陶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民懷其上，故足使之也；兩說均可資參證。

「由也」章，勉子路好學以成德。德卽六言之仁、知、信、直、勇、剛是也。何以不曰德而曰言？言者名稱；

徒驚其名，而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窮其理，則六蔽生焉。正義：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蔽，廣雅釋詁障也。荀子解蔽註：蔽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六蔽，下文所謂仁之愚、知之蕩、信之賊、直之絞、勇之亂、剛之狂是也。去蔽成德，則必由學。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即謂學能祛蔽也。鄧退菴云：六言或根於氣稟，或隨人意見。任氣則性偏，好學所以變化氣質而不失之固；執見則心昧，好學所以拓充聞見而不拘於墟。學凡考之師友，求之典冊皆是也，勇本可兼體用言，此以剛勇對說，則勇爲奮發有爲，屬用；剛爲堅強不屈，屬體。敢爲不顧，故至於亂；素性堅強，故只躁率而已。六言平列，有謂信、直、勇、剛，就子路所好者言；仁、知，則統言大道之名目，故先之也。皇本由下無也字，居上有曰字，言居者，孔註子路起對，故使還坐也。

學之道爲何？敦詩說禮，操縵安紘，以及於行，則尙義勇，於身則慎好惡，於時則與年俱進，不貽老大傷悲之感，皆學也。「小子」章，備舉學詩之益，以詔及門。學詩之益，下文詩可以興……草木之名七者，是也。集註：興謂感發志意，觀謂考見得失，羣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則舉人倫中之大者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其緒餘也。以上數者，或究體例，詩可以興是也；或詳事實，觀羣以下數者是也。孔註：興，引譬連類；正義申之曰：周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賦比之

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卽此引譬之義；言連類者，意中兼有賦比也。觀鄭註觀風俗之盛衰羣，孔註羣居相切磋；怨，孔註急刺上政；皆就具體事實言之。學詩可以事父事君者，荀子云詩故而不切，其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明詩教有益，故學之可事父事君也。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之宜，醫藥之備，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後能知其形，知其性。博物之學，儒者所甚重也。

「子謂」一章，舉修齊之詩以詔其子。集註：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馬註：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此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孔子何以特申二南而略其他？又二南之詩，何以不曰學曰誦而曰爲？正義謂此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又引皇本召作邵，周南召南者，謂周公召公分陝所得南國之詩也。不主一國，故總繫焉。二南之詩，用於鄉人，用於邦國，當時鄉樂未廢，故夫子令伯魚習之，依其義說以復行之，故稱爲也。

「禮云」一章，爲言禮樂者進探本之論。禮之本何在？曰敬。樂之本何在？曰和。玉帛鐘鼓，則禮樂之末也。集註：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是敬和乃表現於玉帛鐘鼓將發之際，非與玉帛鐘鼓離而二之也。翼註：玉帛鐘鼓，亦不可十分抹倒；然必有物立於玉帛鐘鼓之先而後禮樂作，有

物實於玉帛鐘鼓之內而後禮樂行；不然則玉帛鐘鼓，直塊然一物耳；禮樂云乎哉？此猶是「不誠無物」之意也。禮仲尼燕居孔子謂子張云：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路」章，義以爲上，爲子路尙勇之間進一解也。翼註：此子路初見孔子雄冠劍佩時語。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何嘗不好；病在一尙字。一尙勇，則剛而無禮，必爲戎首；銳於作非，卽是亂民。爲亂爲盜，蓋窮君子小人勇而無義之下場以摧抑之也。

「子貢」章，明聖賢用情之正軌。困勉錄：君子亦有惡，此惡字從愛字生。言君子博愛，亦有惡人之時，惡其悖德也。賜也亦有惡乎，此惡字從上節惡字生，惡其亂德也。如是則兩亦字，俱有來歷。集註：訕，毀謗；窒，不通也；說同孔註。又云：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漢石經下流無流字。鹽鐵論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皇邢義疏惡爲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亦無流字。惠棟九經古義云：此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一語，涉彼而誤，理或然也。子貢所惡三者，微與知，不孫與勇，及訐與直，均似是而非，故用以爲二字窮其心術。孔註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包註訐謂攻發人之陰私，鄭本微作絞，絞急者，謂於事急迫，自炫其

能以爲知也。鄧退菴云：子貢所惡徼與訐者，因孔子所惡稱人惡與下訕上者推之也。所惡不孫者，因無禮與窒推之也。孔子之惡正大，子貢之惡精嚴；孔子所惡是戒人，子貢所惡是自警。正義則以此章賜也亦有惡乎，爲子貢語，其謂賜也亦有惡乎，皇本乎作也，以此語屬子貢；邢疏同。文選西征賦，引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尤可爲證。

「年四」章，見人當及時勉學也。集註：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亦止此而已。翼註：見惡，謂有可惡之實，見惡於善人君子也；此以比之四十五無聞更不如。所以至此者，四十以前誤之也。未四十者，可以鑒矣！

禮樂之教，可以淑身，亦可以淑世。「子之」章，明爲治貴以道化民。弦歌之聲，乃子游禮樂之教，普遍於武城下邑者也。集註：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其效如此。翼註：古者化民成俗，不過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成德之方，不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聞弦歌之聲，上之所以教，與下之所以學，皆得其道矣。故孔子喜之。割雞焉用牛刀，本孔子戲詞。是言子游不得大用，乃僅試之武城；猶之牛刀何不用之屠牛，乃用之割雞乎？非言武城不當以禮樂教之也。子游未達，而以孔子平日君子小人學道之言爲證。斯道也，何道也，古之所謂春誦夏弦之教，亦即孔子所謂興詩立禮成樂之教也。君子學之，當官

蒞事好惡同民，故愛人。小人學之，則知禮安分，罔敢僭越，故易使。此本孔子之言，却云偃之言，因彼認得真，卽以爲彼之言也。眞讀書人，古人之前言往行，皆有諸己，亦猶是矣。此章君子小人，非人品邪正之分，乃地位高下之分。正義曰：君子者，謂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小人者，謂凡庶民之子孫也。尙書大傳，新穀已入，耰鋤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是小人亦入學習禮樂也。學道，君子何以便愛人？小人何以便易使？正義則據禮文而爲之說曰：禮樂記云：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又云：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學禮樂自知相親相敬之道，故愛人也。民知事貴敬上之道，故易爲上所使也。

學問之道，不外教學兩端。自學者之橫經鼓篋言之，則爲學，而自對方之成德達材言之，則爲教。孔子之教，蓋亦多端。有不言之教，有不屑之教，亦有當前未盡言詮，留以待去後之啓發者。不言之教，嘗示及門。「予欲」章，予欲無言，此孔子爲求聖於言者一致其警也。何註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皇疏引王弼曰：予欲無言，蓋欲明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澀。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正義則謂此夫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以言求之，故欲無言以發弟子之悟也。述，循也；小子何述，言弟子無所遵行也。四時行者，謂春夏秋冬，四

時相運行也。春秋繁露四時之副篇：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又人副天數篇：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是百物之生，隨四時爲興藏也。再以天道與聖教比而觀之，四時行，百物生，造化之所以爲化，造化固不顯之於言也。無行不與，聖教之所以爲教，聖教亦非盡需乎言也。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重言提撕，開示至爲深切。翼註：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明，經此一番提撕之後，諸子始知於日用切近處學聖人，「鄉黨」一篇，於孔子一舉一動，無不詳書備誌。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之妙，皆有所見矣。

不屑之教，用於孺悲，去後啓發，於及門頻經試用，而宰我亦其一也。昔賢多合兩章連並申釋，翼註：短喪章，記於孺悲欲見之後，自有意義。又以孔子不見，必其聞名於將命者之時，有挾貴挾長之概；故不見，而又取瑟而歌以警之。正義則據禮文言之，頗爲近實。其謂禮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孺悲實親學聖門，而孔子不見之者，此欲見，是始來見，尙未受學時也。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義當出鄭註。御覽四百二引韓詩外傳云：子路曰：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間而見，女無媒而嫁者，非君子之行也。註云：中間謂介紹也；禮少儀：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此少者見尊長之禮，當有介紹；聘義所謂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

之至也。是也。當時孺悲必先未曾留意及此，故來孔子之警告。取瑟而歌，謂取瑟鼓之，而復倚聲以歌也。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宰我此問，是必見孔子與孺悲言喪禮，因發此問；有爲而言，非宰我真欲自行短喪也。三年喪期，或以爲二十七月，或以爲二十五月。正義則據鄭王二說而爲下列之論證。其謂：三年喪期，鄭君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註中猶問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也。胡培翬正義：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間隔一月也。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爲二十五月；與鄭異說，非也。梁玉繩督記：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傳云：譏始不三年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譏喪娶也。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宰我問三年喪，疏引繆協謂宰我思啓憤於夫子，以戒將來，意在屈己明道，此解極確；與齊宣王欲短喪不同。其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亦古成語，謂人久不爲禮樂，則致崩壞。而短喪者或據爲口實，故宰我亦直述其語，不爲隱諱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集註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前禮樂以人事言，此以天

時言改火，馬註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期已久矣。之期或作其，與下文期可已矣之期作替，文同義異。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已久乎」，可證也。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集註：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菹。練冠繚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之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或以宰我此答，乃隱辭反言以求正也。翼註：於女安乎？曰安！似此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之言，稍知自好者不爲，豈有以四科高弟，公然於師座之前，形諸吐囁，須知宰我此答，正與子貢冉有在衛問伯夷叔齊同。「曰安」，正與「曰怨乎」同。隱其詞而反言之，決是非於夫子，此所以爲言語之材也。不然，彼不孝其親，何用喋喋有辭於夫子哉？女安則爲之……今女安則爲之；集註：此夫子之言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舉君子居喪不忍諸端，以警其不察，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此非真聽之使爲，乃激發之使不自安也。

宰我既出，孔子斥爲不仁，是探其短喪之由也。又因三年之喪，推及父母於子，三年之愛，是明人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也。惟是短喪之行，既成爲當時流行之風尚，而薄葬之說，又已爲墨子

之徒所奉行。在井田制壞，生活變遷之社會，能否遵行古昔之喪制，自當爲另一問題；而三年懷抱，罔極之恩，要爲世之爲人子者所不可唾棄之明訓。孔子於宰我既出之後，而仍爲此絮叨之言論，謂警予可謂警一般可謂警千萬世之爲人子者亦無不可！

論學行外，再觀其論世涉世之言論。論世各章，有爲一般言者，有爲一時有位言者，爲一般言者，則如「色厲」「鄉原」「道聽」「鄙夫」「古者」「飽食」等章。「色厲」章，爲無實盜名者戒。色厲內荏，孔註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譬諸小人……云云，孔註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壁；窬牆。集註同；惟窬牆之窬易踰，穿踰均動詞也。翼註：此爲在位之士大夫言之，故曰譬諸小人。外爲正言厲色，內實趨避利害，其盜名也，與盜物同，故曰穿窬之盜。毛奇齡改錯以集註踰牆，係襲舊註而誤。穿，事爲之名；窬，物名；二字連出而非對出。穿窬，猶言穿其窬；窬本訓戶穿者，穴而過之也。詁義頗新。

「鄉原」章，嚴害德之防。「道聽」章，申棄德之戒。翼註謂此一時之言，故連並釋之。君子求諸己，學到人不知而不愠地位，然後可以成德。此二種人，只是致飾於外，務以說人。鄉原同流合汙，欲人稱之爲忠信廉潔；道聽塗說，入耳出口，只頃刻間，欲人稱之爲明敏博洽；徒驚虛名，失其本心。後生小子，尤而效之，則道德學問，真種子絕矣！一曰德之賊，而一曰德之棄，孔子所以不憚大聲疾呼而施以斥責也。

「鄙夫」章，詳鄙夫之情狀，欲事君者當慎所與，患得患失，模擬其心情也。無所不至，窮究其流弊也。此章鄙夫可與事君一語，孔註言不可與事君，此以與爲我與之也。正義引王引之經傳釋詞解此文，與猶以也；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李善註文選東京賦引論語此文，均變與爲以，正與經旨相合。又患得之，何註謂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正義申之曰：臧琳經義雜記，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論語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以得爲不得，猶尙書以可爲不可，焦循補疏，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註云，如卽不如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註云楚俗語者，謂孔子以魯人而效楚言也。

或以自色厲而內荏至鄙夫四章，語意大略相同。正義引其先君經義說略曰：四章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蓋貌爲有德，則色厲；而陰實小人，故內荏。貌爲好學，則道聽；而中無所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欺世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

「古者」章，卽習染以驗風俗之衰。言今人不但美德不如古，卽疾亦不如古，故曰傷俗之益衰也。疾是氣質之偏，亡是習俗之染。疾失其真，如人有本病，又生他病也。三疾云何？狂、矜、愚，其名肆、廉、直，其實蕩、忿、戾、詐，則其流弊也。集註：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陷。

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夫疾而至蕩，忿戾詐，今人雖名爲狂、矜、愚，却不是狂、矜、愚，故曰或是之亡。此亡字通講作無，或謂卽死亡之亡，繼疾而甚言之也。正義引宋翔鳳發微云：「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之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爲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爲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亡；聖人所爲明禮樂以救之也。」案宋氏此說，亦頗達旨。

「飽食」章，爲放心而不用者警。博，說文作籒，局戲也。鮑宏博經云：「博局之戲，各投六著，行六棋，故云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蓋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梟，么也。六博得么則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卽樗蒲也。古烏曹爲之。奕，說文云圍棋也。其法古今不同。古用二百八十九著，今用三百六十一著。」翼註：智者創物，義亦有爲。張茂先博物志言堯作圍棋，教丹朱，蓋爲此飽食暖衣逸居之輩，既不可化誨，設一無所用心之用心，使之陶陶然永朝永夕，不至他溢而爲非。若英俊之士，有職業之人，各有專職，安有用心於此者哉！此非教人博奕，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也。

爲有位言者，則如「惡紫」「唯女」二章。「惡紫」章，傷邪能勝正，欲人之嚴其防也。邪能勝正，均之可惡，特事有大小。上二句只言奪朱，亂雅，下一句直言覆邦家，爲有邦家者呼寐而使之寤也。利口

卽佞人，不曰佞人而曰利口者，翼註：佞人肆辯逞才，有入耳處，亦有取憎處。利口者，迎刃而解，要言不繁。苻堅欲伐晉，舉朝皆諫；慕容垂曰：陛下神武，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問外人！唐高宗欲立武曌，許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萬乘乎？頃刻間覆其邦家。伊尹謂有言順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其以此也。

「唯女」章，爲有位者之待遇臣妾而發。翼註：御臣妾是小事，亦是大事。除却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八字，別無善處之方。女子小人，自宮闈之奄宦嬪妾，以及士大夫之僕婢，皆在其中。孔子此言，尙是爲中等人說；用情不得中，非近則遠，已有不孫與怨之害。若晉侯詭諸以驪姬亂國，叔孫昭子以豎牛敗家，太阿倒持，貽害家國，則尤覆轍之可爲殷鑒者也。

涉世之道，見於「陽貨」「公山」「佛肸」三章。陽貨章，見孔子之待權臣，不惡而嚴。孔註陽貨，陽虎也。正義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字。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子豚，欲使往謝也。正義引孟子滕文篇載此事而爲之說曰：孟子，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惡無禮者，謂孔子不往見，嫌己無禮以致之也。又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據孟子則歸豚本由闕亡，故孔子亦受而闕亡拜之。彼文作饋，此文作歸，二字通用，作饋者古論，作歸者魯論也。彼文闕亡，此作時亡，廣雅釋

言時，伺也；與孟子作闕義合。陽貨稱大夫者，毛奇齡四書賸言，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周炳中典故辨正：禮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又曰，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是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闕亡而來。遇諸塗，孔註道路相逢，違心之遇，穀梁傳所謂不期而會是也。

懷寶迷邦，從事失時，陽貨此語，諷孔子速仕也。馬註以孔子不仕爲懷寶，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孔註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爲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註年老歲月已往，當速仕。吾將仕矣，孔註以順辭免；皇疏所謂直道而應，仕與不仕，聖人固無心也。通講兩不可爲孔子答辭，毛奇齡稽求篇據明郝敬之言，徵引史例，謂此乃貨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方是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始爲孔子答辭，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閻氏釋地又續，樊廷枚釋地補，亦同此解；此以上下文義觀之，自是恰當。又懷寶，孔註不言所指，集註謂懷藏道德，說本皇疏。又有以寶指身言者，老子「輕敵幾喪吾寶」，呂覽先己篇「嗇其大寶」，註寶及大寶，皆指身言，兩義並通。

「公山」「佛肸」兩章，見孔子行道濟時之本心。前章因子路看得公山輕，故以爲東周決之。後章因子路看得佛肸重，故以不磷不緇解之。昔賢於此兩章，多連並申釋。金履祥通鑑前編：公山不狃——潛夫論志氏姓公山氏，魯公族姬姓。弗擾，左傳及史記皆作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大夫畔諸侯，而大夫以張公室爲名也。子韓皙曰：大夫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夫而欲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己私爲之，非真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東周，孔註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說本史記。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陽虎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據世家此文，是孔子欲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也。或以「其爲東周」一語，作「不爲東周」，正義引翟灝考異，豈徒者，言不徒召之而往也；吾其爲者，其與豈同，言不爲也。東周者，王城也；周公所營，對鎬京爲西周言也。鹽鐵論褒賢篇亦曰：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亦據文武爲孔子欲復西周，而兼言成湯，此皆古論家說。其後孔子作春秋，據魯新周，卽此意。必據魯者，周道幽厲傷之，而猶在魯，故據魯春秋而一新以西周。

之治，新以西周，故不得不緜東周，故此文亦言不爲東周也。此章末之也已……之也，孔註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是以也字爲句，已爲止，又作一讀。翟灝考異謂召是季氏召，下文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何必下脫因字，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此不得其解而妄爲之說，正義斥之，今不取。

佛肸，阮元校勘記曰，皇本作佛肸，唐石經作佛肸，古今人表作弗肸，佛弗佛三字，音近通借。孔註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集註同。正義則以佛肸爲范中行邑宰，其引史記孔子世家而爲之說曰：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云云；是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於時爲中牟宰，而趙簡子伐之，故佛肸卽據中牟以畔也。左哀五年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此卽簡子伐中牟之事；然則佛肸之召孔子，當在哀五年無疑矣。又翟灝考異云，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拒之，於晉爲畔，於范中行猶爲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孔子前知之見，難爲門弟子語，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正義則以翟說太深，反失聖意；謂孔子欲往，仍是斯人吾與，汲汲思治之本心也。且以仲弓子路冉有，皆仕季氏，夫季氏亦竊國者，而何以異於畔乎？子路身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佛肸之召，其謹守師訓則得，而豈知夫子用

世之心，與行道之義，固均未爲失哉！不曰堅乎……不緇云云，集註：磷，薄也；涅，染卓物；言人之不善，不能
挽已，說本孔註。孔子此語，則示子路以不善不入守身常法外，別有一種通權達變之法。吾豈匏瓜……
不食云云，集註：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說本何註。孔子此喻，則又示己當爲
世用。鄧退菴云：可藏亦可行，外不能繫吾之跡；無可無不可，內不能繫吾之志。比附自是恰當。翼註：匏瓜，
註外尙有二說：一說匏瓜，星也；在須女之側。此經星不動，繫於一處，不能飲食者。黃東發日抄引之，說本
王充論衡。一說卽苦匏；魯語叔向賦「匏有苦葉」云：苦匏不材於人，待濟而已。言只可繫腰渡水，不可
食也。於繫而不食尤切；兩說於義均通。此章中牟，舊有二說：一說卽鄭滎陽中牟，一說在相州湯陰。太平
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湯陰縣有牟山，戰國策舊註云：中
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佛胥爲中牟宰，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
正在濮州西也。左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杜預以滎陽中牟爲註，而疑其回遠；裴駟集解，又以中牟非
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湯陰中牟也。晉在衛之西北，今湯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爲衛
入晉必由之道。依此則本章所云中牟，還是後說爲勝。

〔文法檢討〕 本篇凡二十五章，一除重出一章不計——文體疑義，已詳十六講緒論。今姑就各章

體制，一一分釋於下。論性四章，「性相」章，性習對舉，兩扇雙排；「唯上」章，上下摘舉，一語見義；一爲偶語體，而一爲散行體。「子張」章，孔子與子張論仁，先示爲仁之實功，次詳五者之目與效，「能行」字之策功，五「則」字之鞭策，俱極精神；爲兩問兩答，五項連排說明體。「由也」章，先舉六言六蔽之目，喚起注意，然後一一爲之分疏。醒蔽字處，六「其」字指點親切；爲首尾呼應，六項連排說明體。

論學十章，「小子」章，先以學詩一語喚起注意；下分詳七益，四「可以」字排句，兩「之」字偶句，多識一語單行，爲一施一受，整散兼行說明體。「子謂」章，就周南召南二詩，先喚起其爲，次反言不爲之害，以足爲字；爲一施一受，反正相形說明體。「禮云」章，探討禮樂之本，而表面却隱藏本意不露，只就玉帛鐘鼓作推敲，令人於言外會意；爲兩扇雙排，抑揚探旨說明體。「子路」章，子路所重在勇，子所重在義，先單說，次義勇合說。「亂」「盜」二字，直窮有勇無義下場；爲一施一受，兩事對勘說明體。「子貢」章，聖賢均以惡維世，一則四項連下，是戒人；一則三項連下，是自戒；爲兩施兩受，兩兩相形說明體。「年四」章，四十見惡，提撕警切，其終也已一語，隱寓「時不再來」「老大徒悲」之意；爲危詞醒人申戒體。「武城」章，首節書事，早將中間君子小人學道一段議論，從事實上表現出來。中因子游未喻戲言之旨，特將孔子平日君子小人學道一番至訓，申述一番學道，卽學禮樂。孔子本非言武城

不當教以禮樂，則其平日訓詞，與子游當前之實際施設，自無不合；孔子又焉得不點頭稱是！此爲先敍後議說明體。

說教三章，「予欲」章，先自白「予欲無言」及「聆子貢」何述」之問，又援天示例，與前篇在川明道同意爲兩施一受，具體示象說教體。「孺悲」章，記孔子不屑教誨之一事，既辭以疾，又鼓瑟而歌，使知非疾，一「使」字有絕大作用，是記者想像夫子之意如此；爲表裏兼寫記敍體。「宰我」章，宰我欲短三年之喪爲期，其理由有二：禮壞樂崩，就人事言也。時物改變，就天道言也。孔子教之，亦分兩種步驟。「於女安乎」一問，先就居喪之衣食反常處——食稻衣錦——打動其良心；及其不加深省，而逕答之「曰安」，孔子一則於當前明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之故，以警惕之；一則於其去後，斥爲不仁，並明父母於子三年懷抱之恩，以激動之。其警戒後學，無微不至；爲兩施兩受，去後申旨示教體。

論世八章，「色厲」章，以色厲內在與穿窬之盜，取譬明意；爲正喻兼施申戒體。「鄉原」章，「道聽」兩章，「鄉原」章，鄉原爲一主語，「道聽」章，道聽塗說分句爲一主語，下以「德之賊」與「德之棄」兩述語作斷；均兩語見意斷制體。「鄙夫」章，劈首先呼鄙夫不可與事君作棒喝，下乃詳其不可之故，得不得層折而前，直窮下場；爲總提分敍說明體。「古者」章，先提三疾古有今亡在前，次三排分

敍古之狂肆、矜廉、愚直三疾，今則成爲蕩、忿戾、詐三種異態；分析最爲清楚。「而已矣」三字，總頂上三件，與章首「或是之亡」一語，遙作呼應。亦總提分敍說明體。「飽食」章，先歎無所用心之難，次言無所用心之用心，「博奕」亦勝於飽食終日之一無所用心。「難矣哉」一語，設詞極危悚；不有博奕之「不有」字，指點極空靈；爲降格形容申戒體。「惡紫」章，防邪能勝正；奪朱，亂雅，覆邦家三項連排，而神情趨重覆邦家一面；爲平排側注說明體。「唯女」章，先言女子小人之難養，次再詳其難養之實，「近之不孫，遠之則怨」爲先議後敍說明體。

涉世三章，「陽貨」章，平分兩節，上節因陽貨欲見而據禮以待之，下節因陽貨屢諷而據理以答之，上是敍其事，下是述其言；爲記敍體之兼記事記者。「公山」「佛肸」兩章，均先敍來召，欲往，主客兩方事實；下因子路兩番詞說，而孔子乃各爲之申說欲往之意。何必公山氏之之，小之也；爲東周，則從小處看出大來，找足欲往之意。親爲不善，不入，甚其惡也；不磷不緇，則從惡處看出無損我之善來。未引匏瓜之喻，又從寓言處找足欲往之意；兩章均先敍後議說明體。

習題

一、「性相」「上知」二章，昔賢多連並申釋，何故？戴李二氏謂孔子論性，與孟子性善說同旨，其

最警闢之議論爲何？論性究應取何途徑？

二、性、仁、六言，三者有何關係？集註謂恭寬信敏惠五者，對子張所不足而言，有何實證？六蔽如何由學可以解除？

三、孔子於門人，則泛舉學詩七益，於伯魚則特申二南之訓，是何理由？禮樂是否能舍玉帛鐘鼓而他求？

四、孔子之惡與子貢之惡，其不同之點何在？兩人之惡，究有何項關係之點？引語處著兩亦字，意義如何？

五、割雞焉用牛刀，孔子戲言，究是何意？君子小人學道，係學何道？學道明是孔子之言，何以云偃之言？

六、孔子教人，於常術外，尙有何術？何以對孺悲則施不屑之教，對子貢欲行不言之教？子貢請述，則又援天示教何意？

七、三年喪期，鄭謂二十七月，王謂二十五月，正義作何申釋？或以宰我「曰安」之對，乃隱詞反言，等於子貢夷齊「怨乎」之問難，如何？君等對三年懷抱之恩，有何意見？

八、孔子於「鄉原」「道聽」兩章，一曰德之賊，而一曰德之棄，賊棄二字，章義如何區別？鄙夫可與事君與字，通講作相與解，正義引王解與作以，屬鄙夫自身，正義如何申釋之？

九、孔子致慨於三疾之不如古，其狀若何通講？或是之亡，亡作無，宋解則謂卽死亡之亡，究竟何說爲長？「飽食」章，抬高博奕，是否欲以博奕教人？

一〇、利口佞人，有何區別？「唯女」章，孔子之言，曾觸起不少女性之詬病；君等於此，有何意見？

一一、涉世三章，「陽貨」章，孔子待小人不惡而嚴；「公山」「佛肸」兩章，孔子行道濟時之本心，均從何處看出？翟灝考異於「其爲東周」一語，及孔子之往應佛肸，有何特殊之解釋？

一二、本篇二十五章，各章體製，均詳爲剖析。君等欣賞何章？賞識之對象安在？

第十八講 微子篇

〔經文〕 本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節)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二)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處反。(三)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四)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五)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

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節)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

言。辟，去聲。(六)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節)沮，七余反。溺，乃歷反。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

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節)夫，音扶。與，平聲。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

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

輟。(節)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耜，音憂。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七)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節)蓑，徒弔反。植，音慎。子路拱而立。(節)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節)食音嗣。見賢週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節)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

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長

聲。(八)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節)少去聲。下同。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節)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節)中去聲。下同。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

清，廢中權。(節)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九)大師摯適齊。(節)大音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

秦。(節)飯扶晚反。繚音了。鼓方叔入於河。(節)播鼗武入於漢。(節)鼗徒刀切。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上聲。(一〇)周公謂

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一一)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騮，鳥瓜反。

〔篇義〕正義云：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設

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集註：此篇多

記聖賢之出處。又云：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

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金秋潭云：篇中所引，皆衰世之志。首舉三仁，商之衰也；柳下則周之衰。次孔子去

齊去魯，逢諸隱士，惓惓有接引之意。論古逸民，又隱隱示折衷之思；至樂師散而極矣。末二章則匪風下

泉——皆詩篇名，匪風見檜風，下泉見曹風，皆傷周之詩——之思也。余按本篇記載，誠如昔賢所云多無旨頭突起，且雜記古人之言，與各篇有不類者；「大師」「八士」「柳下」「周公」等章，其明證也。第其前後文義，本自連貫，故不另行組織。今依次分釋於下。

〔章旨〕 本篇凡十一章，首列「微子」，明忠臣事君，跡異而心同，大意似爲微箕而發。蓋比干之死，其仁易見；微箕之去與奴，其仁難窺也。上節是案，下節是斷。

（一）「柳下」章，此見柳下惠之和而介，只重兢兢守道，不重戀戀依君；爭直枉，不爭去就也。

（二）「齊景」章，此見聖道不用於齊。困勉錄：孔子之行，是爲不能用，非爲其待之不厚也。集註程說，頗稱允當。

（三）「齊人」章，此見聖道不用於魯。困勉錄：孔子之行，是爲受女樂，非爲臠肉不至也；——詳後通論——故記者不及臠肉事。蓋臠肉雖至亦行，但不如此之速耳。

（四）「楚狂」章，此孔子不可已之心，不見諒於狂士也。一狂字是通章定案；首節欲招孔子之隱，末節不欲聞孔子之言，其狂態可見。松陽云：老龍孔鳳，春秋時極奇題品。

（五）「長沮」章，此見孔子以道易天下之心，重一易字，誰與易，不與易，兩相呼應。長沮專譏孔子，

桀溺兼譏子路。沮之言微，溺之言顯。末節反溺之言，亦以反沮也。

(七)「子路」章，此明大義以維人紀也。章內隱字，仕字，是眼目；而歸結在義字。前三節是丈人接子路之禮，倨於先而恭於後，後二節是子路承夫子之命，因其明而通其蔽。

(八)「逸民」章，此孔子敍逸民之行，而表其不自逸之心。只挨次閒說，勿以自己立諸人之斷案。承菴云：數子有心辟世，孔子無意終藏，故敍列逸民而以己終之。

(九)「大師」章，此記伶官去國，見魯之衰也。大師句單提，下分兩扇，適是辟地，入是辟世。說統書職，見非其官之罪；書名，見非其人之罪；書地，見非其心之忘魯。

(一〇)「周公」章，此述周公訓子以忠厚開國之道。君子二字提起，下親親，任賢，敦故，使能，四平看。記者於魯事日非，伶人散亡之後，而記此開國之語，使知魯事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也。

(一一)「周有」章，此追想周初人才之盛。重周有二字。言非徒一門之慶，實邦家之光也。辨志：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深致意焉。

〔通論〕 十一篇中，多記聖賢之出處。而前四章，因記孔子之去齊去魯，特先詳三仁，柳下之去就存亡，亦比類折衷之意也。「微子」章，表殷三臣之行，同歸於仁。馬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

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集註從之。孔子謂爲殷之三仁者，皇本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正義微箕皆有封國，還仕王朝爲卿士；至此諫紂，俱不聽，微子乃去其位，行遜於外。箕子以佯狂去位，爲紂奴也。史記宋微子世家：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復其位者，復其微子之位也。及武庚滅，乃改封國於宋，爲宋公。又宋世家言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二子後皆別封，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正義微箕皆殷時封國，孔氏書疏引鄭玄說，以爲俱在圻內。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微，東平壽張西北有「微子冢」，則微卽東平壽張是也。箕，左僖三十年經「晉人敗狄於箕」註，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氏釋地謂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彙纂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總之不離乎圻內者近是。翼註據呂氏春秋，帝乙之妻生微子，啓及微仲，衍尙爲妾，及立爲后，始生紂。帝乙欲立啓，太史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書微子篇父師——箕子——曰：王子！我舊云刻子，孔安國註云：箕子以啓賢請於帝乙，欲立之；是微子於紂，地相迫，且有舊嫌，於義爲不當諫，去之以存宗祀，乃正理也。箕子比干同姓之卿，與國爲休戚，於義爲當諫，諫之不聽，或被囚，或見殺，亦以完君臣之義而已。比干心跡易見，微子箕子心跡難知，而孔子均謂之仁者，蓋或去

或奴或死，跡雖不同，而其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則一也。又駁微子面縛見武王，及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兩事，亦大可供參考。其言：「書明言吾家耄遜於荒，是遜於荒野，未嘗見武王也。武庚既誅，武王乃求微子，封之宋。」左傳所載，「面縛見武王事」，乃許男入楚，用此禮，逢伯引武庚之事，移之微子以媚楚子，史記則因左傳之誤，而又甚其詞者也。孔穎達書疏謂武王封箕子於朝鮮，閻氏釋地諸書，謂晉榆社有箕城，箕子所封地；是遼本箕子故國，箕子告武王以洪範，仍返於箕。朝鮮尙隔海洋，武王安能裂土封之，箕子自遷於朝鮮耳。書於泰誓稱十有三年，洪範稱十有三祀，武王不屈箕子以成其志，此其彰明較著者也。三仁乃孔子斷語，集註謂其同出至誠惻怛之意，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故云仁也。余按朱子集註釋仁於「學而」篇，卽提出心之德、愛之理二語，包舉廣義狹義兩面而言，已得仁字要義。論語孔子論仁，本爲習見習聞之事，其間或係自言，或形諸問答，其對象或泛及一般，或啓發諸徒，或涉及當世名卿大夫，總之不出廣義狹義兩面。廣義者，全體之仁，指道德意識之總體言也。狹義者，部分的仁，指其表現於事爲之際者言也。學者第舉前後論仁各章合而觀之，則於孔門仁字心傳，亦可以思過半矣。

「柳下」章，見柳下惠之和而介。三黜，正義曰：鄭註黜，退也。案說文黜，貶下也。三黜仍爲此官，故先

言爲士師，明非改官也。柳下惠被黜不去，卽是降志辱身之事；然不爲枉道，故孟子稱爲聖之和，又言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戰國燕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於故國耳；與此文略同。此章父母之邦一語，見得惠之胸中自有眷懷宗邦一番道理在。翼註：士大夫去國，人唁之曰：奈何去墳墓也！柳下展氏，無駭之後，派出魯惠公，故其惓惓不忍言去若此。

此外記孔子去齊去魯二事。孔子何以去齊？「景公」章，孔子之行——去齊，爲景公不能用，非爲其待之不厚也。史記：昭公二十五年，魯亂，孔子適齊。景公商待孔子之道，兩曰字，俱是景公與其臣擬議之辭。翼註：以季氏待孔子，若齊桓之於管仲，景公固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事權恩禮，亦在晏子之上；皆虛詞耳。惟有吾老不能用一語，是實語。孔子之去，知其僞也。此章季孟之間一語，孔註：魯三卿，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正義辨之曰：昭四年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司徒，上卿也；司空，下卿也。哀二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卽孟孫——何忌帥師伐邾，此正魯三卿之位次；但孟氏雖居下卿，而權重於叔氏，故當時多言季孟；註謂孟不用事者誤也。周炳中典故辨正則專以位言之；其謂季孟之間，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卽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無不合；周氏此說，頗洽。

經旨。

孔子何以去魯？「齊人」章，孔子之行——去魯，爲受女樂也。女樂如何？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朔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四方之客至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懼，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餼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朝，郊又不致餼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鄧退菴云：三日不朝，固是魯君荒淫，亦是桓子絕孔子諫路處。記者特書季桓，見主謀有人，與魯君無與也。江永鄉黨圖考謂孔子去魯，當在定公十三年春；因辨之云：按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敍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當魯定十三年。蓋女樂事，在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

雖然，道之不行者，晦蒙否塞之時爲之也。不行而猶欲一行者，孔子悲天憫人之心爲之也。天下興

亡，匹夫有責。人苟洞澈斯旨，則辟世辟地之高人，未始不可爲救國救民之志士。此孔子於接輿沮溺丈人隱者之流，任其冷嘲狂笑，終必本其款款之忱，願與接近者，有以也。「楚狂」一章，見孔子接引隱者之心，終不爲其所諒。正義引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漢石經作而如而古字通。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生焉；天下無道，聖人成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以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此接輿歌原文，而孔子節引之。衰，追已，殆，皆韻。戴望論語註據莊子解此文，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莊子云：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畫地卽指封書社之事。翼註：此歌必有所本，非如他之漫誕。又其意專重今之從政者殆而恐夫子棲棲不已，入於禍機，其意良厚。歷觀前世，忘身以徇國，國不可爲，徒受其害者，何可勝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者，往往然也。特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非接輿之所知耳。欲與之言，孔子有心於接輿，趨而避之，接輿自絕於孔子，其奈之何哉？此章接輿，或以爲接是姓，輿是名。正義申孔註：接輿楚人，故稱楚狂。莊子逍遙遊：吾聞言於接輿，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云云。荀子堯問秦策楚辭史記，多

稱接輿，故馮景解春集謂接是姓，輿是名；引齊稷下辨士接子爲證。皇甫謐高士傳；楚狂姓陸名通，則接輿非其名，乃接孔子乘輿耳。後文孔子下，不云下輿，以輿已先見故也。正義則斥其妄撰姓名，不可爲據，今不取。

「長沮」章，明君子以道易天下之心。「子路」章，明君子以義完君國之責。昔賢多連並釋之；饒雙峰云：天下有道，不與易，聖人救世之仁也。君子之仕，行其義，聖人出仕之義也。兩章大旨，已盡於此。長沮桀溺以無道不可易，徒自苦耳。孔子言我正欲易無道爲有道，既有道矣，安用易之？此孔子隱士所見之不同也。問津，集註津，濟渡處。史記世家敘此事於孔子去葉反蔡之時，則爲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四也。水經灤水註：方城山水東流，註灤水，故地理志南陽葉方城，西有黃城山，卽沮溺耕處，下有水東流，子路問津處也。沮言專譏孔子；是知津矣，馬註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意謂此老於道路者，自熟知之，乃長沮絕妙諷刺。溺言譏孔子兼譏子路。滔滔，孔註周流之貌。釋文引鄭本作悠悠，世家載此文正作悠悠。陳鱣古訓曰：後漢書朱穆傳悠悠者皆是，亦本此。鹽鐵論大論篇言孔子云悠悠者皆是，皆同鄭本，當是古論；集解從魯論作滔滔也。又晉聲，古音在蕭幽部，故與悠悠通。誰以易之，正義誰謂當時諸侯以與也；易治也；言當時諸侯皆無賢者，孔子得誰與治之耶？且而之而，謂子路也。顏師古敘傳註云，辟人之士，謂孔子；

辟世之人桀溺自謂言此者非教子路從己辟世只謂子路不當從孔子辟人也其言亦酷而謔矣子路以告而孔子憮然何註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不詳狀態正義引孟子滕文夷子憮然註憮然趙註憮然焦循正義憮說文一曰不動蓋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猶之夷子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此者見辟世之不可爲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此者見易亂之不可已數語曲折回環一番救世深衷和盤托出此章長沮桀溺金履祥集註考證云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門接輿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以隱逸取名前後事例觀之此則較爲可信者也

沮溺而外次及荷蓀丈人或謂荷蓀丈人葉人也包註丈人老人也蓀竹器四體不動五穀不分二語朱彬經傳考證據呂本中紫薇雜說謂係荷蓀丈人自述俞樾平議亦云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宋翔鳳發微則以此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義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非責子路也丈人先以子路措詞突兀一子見夫子乎一置之不理一植其杖而芸一後以子路拱立而加以禮遇止宿殺雞爲黍見二子一若示以畎畝可樂躬耕可食父子可親也者隱者也一語歎其爲隱而又欲其不終於

隱，故使子路反見以挽回之。至則行矣者，集註謂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子路曰」以下，昔賢謂子路反後，孔子自論，猶之前章子路以告，夫子憮然一段之述詞也。蘇云：路下有「反」字爲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向何人述夫子之意而言之。翼註：行義與行道有別，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遇與不遇皆然。正義曰：義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卽是義，亦卽是道。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亂之爲言廢也，孔子栖栖不已，知其不可而爲之，冀行其道而已。道行而君臣之倫以盡，道不行而君臣之倫終未嘗一日敢廢。孟子所謂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其以此也。長幼之節，君臣之義，兩相比況，因其所明以通其所蔽。旣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又曰道之不行，已知之，語若兩歧，翼註所謂明知無益事，還作有情痴也。此章五穀不分，鄭作分理，包作分植，義同。集註作分辨，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也。正義引宋翔鳳發微：王制百畝之分，鄭註分或爲糞；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俞樾平議略同，亦通。植其杖而芸，孔註植，倚也；除草曰耘。段氏說文註引此文說之云：丈人行來至田，則置杖至地，用蓀芸田。植杖者，置杖也；此從漢石經作置爲訓。正義則以此文作植爲正，作置亦是假字。拱立，正義引新書容經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罄曰共立，共與拱同。檀弓孔子與門人立拱，玉藻臣侍於君垂拱，垂卽微罄之象也。此皆散文片語之足資注

意者。

世運晦蒙，絕情利祿，則爲隱士。上記之楚狂接輿沮溺丈人等是也。胸懷曠達，不拘常途，則爲逸民。說統：逸民二字，乃記者所標，非上隱逸之逸，言其丰姿瀟灑，不可以常格拘，蓋高民也。是故有以隱而逸者，有以仕而逸者，其迹不同，其心則一。「逸民」章所記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諸人是也。鄧退菴云：七人姓氏，朱張不見稱於孔子，而記者列之，必當時亦曾論及而偶遺耳。不降不辱，統夷齊一生志行而言；鄭註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是也。惠連只自降其志，不求爲仲；只自辱其身，不求爲榮；比之夷齊爲降辱耳。中倫中慮，就在降辱中討出；孔註所謂言應倫理，行應思慮是也。虞仲夷逸之隱居，對顯達看；放言對戒謹看。道雖以致用爲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特立於污濁之世；所謂身中清也。道雖以正言爲常；亦有辭若恢詭，不失乎用晦之宜；所謂廢中權也。又廢中權，釋文引鄭作發，云動貌。後漢隗囂傳方望曰：動有功，發中權。皇疏引江熙曰：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二文並作發，當由齊魯文異。逸民之心，有可有不可，故逸；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故異於逸。馬註：無可無不可者，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此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集註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污則同，其立心制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

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清，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余按逸民七人，伯夷、叔齊、柳下惠三人，經傳昭垂，無論矣。虞仲，史記凡兩見：一卽仲雍，本左傳所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此章之逸民；一卽仲雍之曾孫也。翼註引史記云：泰伯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無子，仲雍繼之，傳子季簡，孫叔達，曾孫周章。武王有天下，求太伯之後，得周章，已君吳，遂以封之；又封周章之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此又一虞仲也。逸民之虞仲，本指仲雍，與兄同心讓位，遠竄荊蠻，故云身中清。泰伯端委而治，仲雍始從吳俗，斷髮文身，裸以爲飾，故云廢中權。夷逸，朱張集註云不見經傳。然尸子云：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此夷逸少連故事之彰彰可考者。朱張或云字子弓，或云字子弓，卽仲弓，或云朱張卽譚張音變，謂陽狂也，非姓名；與夷逸二字同爲品目之詞；若逸民之冠夷、齊、虞、仲然，諸說或無徵，或不經，早爲昔賢所斥，今不取。正義云：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慎也；自是正論。

前記逸民，多爲商周之際，負盛名而遺佚於時者。至以職官而不滿於當代政治，相率而爲辟地辟

世之舉者，則「大師」章所記之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等人是也。此章通講，謂以伶官之去，見魯政之衰。大師爲樂官之長，故先之。下適是辟地者，入是辟世者，其迹不同，其去亂之心則一也。昔賢或謂此章記事，係傷魯政，或謂係傷殷亂。集註：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說本孔註。鄧退菴並詳摯干諸人職掌，其謂摯嘗與孔子正樂之役，不安於三桓之僭，故以適齊先之。亞三，四飯三人，專司一飯之樂；鼓，播鼗，擊磬三者，專司一樂之器。少師佐樂，則大師之貳也。當時掌樂者，或不只此八人；只記其去魯者，賢之也。此傷魯之說也。

其以爲傷殷亂者：史記周本紀有商紂無道，大師疵，少師彊抱樂器歸周之語。殷本紀又云，大師少師抱樂器歸周，不書名。漢書禮樂志言紂作淫樂以說婦人，樂官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亦謂大師摯等同在智人之列，其次在殷末，周前，師古註，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者。董仲舒傳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註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然則以大師摯等爲殷人，班氏前董氏早有此議矣。毛奇齡稽求篇又力辨齊楚蔡秦周時國名，及師摯人名之疑；其謂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有地。

名而後封之。若齊蔡則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齊係三代遺聲。國語文王諷于蔡原，註蔡公，殷；則齊蔡秦楚，皆舊時國名；周人因而名之也。又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此師摯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卽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殷本紀所謂大師少師，段玉裁尙書撰異謂尙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大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大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卽太師摯，少師陽也；此傷殷說之最爲有力者。

正義則力主後說。其謂上章逸民有夷齊，下章八士亦周初人，則此章大師摯等，自爲殷末人。竊以大師適齊，少師入海，皆在奔周之前。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後皆適周，而太公仕爲大師，亦其類也。又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正義則據白虎通禮樂篇而爲之說曰：此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王者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亞飯干適楚……適秦云云，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此班氏所說殷制，當爲論語舊義。周官膳夫云：王齋日三舉，則天子亦三飯；又鄭註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此通說士大夫之禮，則周制自天子至士皆三飯，與殷異也。

亂極則思治，數典休忘祖。茲進而觀周魯肇基，上則祖訓之善，下則賢才之多，略記一二。有不勝人追慕之思者。「周公」章，見祖訓之善。「周公」章，見賢才之多。翼註連並釋之曰：此冊多載天地閉賢人隱之事，未忽記此二章，猶之國風之末，言四國有王，邠伯勞之，大雅之終，言召公日闢國百里，皆亂極思治之意。否終則傾，一易否卦——大人之事，故以二章殿之；其人存，則其政舉也。集註魯公，周公子伯禽也。然則其稱何自起？正義據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破殷，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攝政當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又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此則其就封時周公之詔語也。君子不施其親者，孔註，施，易也；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或謂不施卽不弛，假借，弛訓遺忘；不弛，「秦伯」篇所謂君子篤於親是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孔註，以，用也；不使大臣怨不見用。此文魏志杜恕傳引作怨何不以，武億羣經義證又謂何與呵通，今本作呼，卽呼嗟之意；正義謂此以意屬文，未足據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孔註，大故謂惡逆，故舊朋友，無惡逆則不棄，則其存錄而擇用之可知矣。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不責備於一人，則其因材而器使之可知矣。總之親親，任賢，敦故，使能四者，訓諭諄諄，忠厚之道，何以過茲。

「周有」一章，包註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正義曰：達适突忽夜夏隨騶，皆依韻命名。白

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包註八士，不言何時；正義申之曰：釋文引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又有謂文王武王時者，盧文韶釋文考證：聖賢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晉語云文王卽位，詢於八虞，賈唐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漢書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虞之前，二人皆文王子；則班固亦以爲文王時。孔廣森經學卮言：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勵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大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證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卽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達遷九鼎。或者達适忽別居南宮，故有是稱也。春秋繁露郊語篇引詩傳釋大雅「允懷多福」——大雅文王篇——之句，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是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以諸說觀之，則八士之事武王，且逮事文王，自當爲信而有徵者也。周之人才，不只八士，此特就其萃於一門，生於一母者言之，以見其尤盛耳。

〔文法檢討〕

本篇凡十一章，文體多屬記敘；且事實多與孔門無關，此則昔賢之所齒及者也。今

就各章體製，一一分釋於次。記去國四章，「微子」章，先以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並立三案，然後以三仁作斷；爲先案後斷，斷制體。「柳下」章，入手先將惠之在職遭遇說明，下就人言勸去，而自明

其不可去之理由，中心在父母之邦四字，却用直枉二字對舉說來，一縱一擒，曲折蜿蜒，歸入主要意思上，用筆極其靈活；此記敍體之先事而後言者。「齊景」一章，先記景公商待孔子兩番話頭，初則假季孟爲衡，外若示其禮賢之渥；繼則以吾老自飾，寬緩其不能用賢之罪。孔子行一語，見有浩然長往，不顧一切意；此記敍體之先言而後事者。「齊人」一章，歸樂明是齊之君若臣，直書齊人者，等閒視之也。受樂明是商允魯君，直書季桓子者，罪首惡也。三日不朝，是時魯國君若臣，都沈醉在女樂隊裏，朝廷尙復成何景象！孔子卽愛護宗邦，不忍言去，其奈事實不許何！孔子行一語，有雖欲不去而不能之勢；此記敍體之屬於書事者。

記隱士三章，「楚狂」一章，先記楚狂徜徉勸止之歌，次詳孔子下車與言，而楚狂避不接納之事。此詞揮括老鍊，與原歌較，價值判若霄壤；此爲記敍體之先言而後事者。「長沮」一章，入手先記沮溺二人耦耕，與孔子使子路問津兩事。以下卽入問答語句，「長沮」節，長沮三施，而子路兩受；「桀溺」節，亦桀溺三施，而子路兩受；所不同者，「長沮」節，則僅記問答之言而止；「桀溺」節，則除問答外，尙有問於桀溺一敍筆作過脈，擾而不輟，一敍筆作收煞；此其步驟之不同也。沮是專譏孔子，語意含蓄；溺則兼譏子路，盡情發洩；其中情態，又自不同。末節夫子憮然一段談話前，先以「子路行告」一語作穿插，下



鳥獸……四語，全是對針桀溺「辟世」「辟人」及「誰以易」等語立論。「鳥獸不可同羣，斯人之徒是與」是高下相形法；經文「非」「誰」等字，呼應極其靈動。「天下有道無須易，天下無道故欲易」是明暗對照法；因無道與易，經無明文也。此記敘體之事言錯出者。「子路」章，入手先記子路之遇丈人及丈人荷蓀情況，猶之前記沮溺耦耕之閒態也。次入子路丈人問答，而以植杖而芸一語作收煞，猶之前記桀溺擾而不輟之傲態也。中因子路拱立，而丈人乃止宿，款食，見二子，活活畫出一幅田家行樂圖，此敘事之最有神采者。子路行以告，一筆渡過，隱者也一語，揭破丈人身分，大有畫龍點睛，栩栩欲活神氣。使子路反見，至則行矣，孔子招隱與隱者傲世神態，俱流露於字裏行間。末節言論，應照「通論」蘇說作孔子自論爲是。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是輕重相較；潔身與亂倫，是大小相較；君子行義之身，與道之不行之勢，是責務與事實較，義，道，倫三詞，遞卸而下，義者，守之在己者也；道者，公之大羣者也；倫者，顯現於事爲間之經緯條理也。義，道，抽象言之；倫則具像言之也。此亦記敘體之事言錯出者。

「逸民」「大師」兩章，「逸民」章，記曠代高人，入手先揭逸民七人名稱，次分詳其立心制行之實；伯夷叔齊，則先詳其實而後舉其名，惠連與虞仲夷逸，則先舉其名而後道其實；步驟自是不同。最後則以自己折衷之，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爲賓主對照說明體。「大師」章，記伶人去官，先以

四「適」字五字爲句，四排而下，次以三入字三字爲句，三排而下，爲兩扇對峙記敍體。

「周公」「周有」兩章，「周公」章，明魯國開基祖訓之善。君子爲一主語，下親親，任賢，敦故，使能四項，均其述語。四項平看，前三項疊三不字爲句，第一項「不施其親」，外動字與止詞，順序爲之。二項不使，「使」字爲外動，而「大臣怨乎不以」，則以子句而爲「使」字之止詞。三項不棄，「棄」爲外動述語，倒置於後；而「故舊無大故」，則以子句而爲外動止詞，倒提在前；文法組織，又自不同。末項主要說明在一「無」字，與上三「不」字平看，「求備」主動詞後，又附以「於一人」之補足語；與第一項同係簡單述語，而形式又殊；此記敍體之語法構造較爲複雜者。「周有」章，記周室人才之盛。八士冒起，伯仲叔季，四偶整排；達适突忽夜夏隨颺，韻語連翩而下；則又記敍體之最具整齊規律之觀者。

習題

一、三仁之行不同，議者於此，不無輕重之見，而孔子概以仁許之，其故爲何？

二、柳下惠於魯，可以去而不去，謂其爲父母之邦也。孔子於魯，亦是父母之邦，可以去則竟去，是何

理由？

三、有謂「從政殆而」一語，是接輿甚愛孔子處，然乎？歌語殆字，戴望論語語註指何事實而言？接輿本楚狂名，或以爲係接孔子乘輿之辭，非名也，究應如何取決？

四、沮溺兩人之譏孔子，其用意是否相同？孔子聞溺言而慚然，何註不詳狀態，究竟如何？金履祥於沮溺名稱，有何特殊之解釋？

五、丈人於子路，先則倨而後則恭；孔子於丈人，因所明而通所蔽。試就本章事實證明倨恭明蔽諸義。義道倫三字不同之意義如何？

六、隱士逸民，其命意有何區別？孔子行徑，不同於逸民者爲何？虞仲，史記凡兩見，而此則何指？

七、避世避地，以本章事實分隸之，當如何？此章記載，傷魯傷殷，昔賢各有說辭，正義力主傷殷之說，有何理由？

八、有謂篇末兩章，係記者亂極思治之意，有無例證？八士生際某時，諸說紛紜，究竟何說較爲有據？

九、論語下篇文體，最與上篇異者，無過此篇，從何看出？君等賞識其文法上之何點？試捨却人言而自申所見！

一〇、十一章中語法構造最複雜而最規律者，都係何章？能一道其實否？

第十九講 子張篇

〔經文〕 本篇凡二十五章。(一)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二)子

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處反亡，讀作無，下同。(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

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四)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五)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

去聲。(六)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七)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

道。(八)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九)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一〇)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一一)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小德出入可也。(一二)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節)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

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一三)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一四)子游曰：喪致乎

哀而止。(二五)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二六)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二七)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二八)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二九)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三〇)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

去。(三一)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三二)衛公孫朝問於子

貢曰：仲尼焉學？(節)朝、音潮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三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節)語、去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節)夫子之牆數仞；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節)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三四)叔孫武叔毀仲

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三五)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節)子

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節)知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節)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及也！
道去聲。

〔篇義〕

邢疏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師之德，皆弟子所言，故以次諸篇之後。余按二十五章中，其專記子夏之言者九章，子貢之言六章，曾子之言四章，子張、子游之言各二章，此外合記子夏子張之論交，子游子夏之論教各一章。集註：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此亦可覘記者微意之所在也。

〔章旨〕 二十五章，首列「子張」，此勉爲士者以立其大節也。說統當頭一「士」字提起，看其可已矣，猶云必如此方成其爲士耳，乃責備之詞。

（二）「執德」章，此示人以弘篤之學，重弘字篤字。困勉錄：有一種未弘未篤之人，偏要主張一世，故以有亡二字急爲提破。金秋潭云：弘篤與弘毅相似，但毅言力，篤言志。

（三）「問交」章，此見兩賢論交，相反而適相濟也。子夏之嚴，可以救子張之失；子張之寬，可以矯子夏之弊。門人問交，亦是彼此相質正，非不足於師也。

（四）「雖小」章，此見君子經世遠大之學，玩其語氣，不是力闢小道，只重君子當務其遠大意。

(五)「日知」章，此示人純心於學之功。知字對無忘字，謂精神意念，無一息不在學，所謂無時間斷也。著重在日月字上，與無求章主專心者略別。詳說：上二句非兩平對待語，乃先後接續語，集註尹氏「好學者日新而不失」一語，最爲達旨。

(六)「博學」章，此示人以致知求仁之方。引說：四者是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集註心不外馳，是講出所以在中之義。

(七)「百工」章，此欲人篤志於學以造道，因借百工指示之。上句是引起語，不是譬喻。

八、「小人」章，此爲文過者警，發其必然之隱也。必文，全在小人心中看出，病根只在憚與欺——集註，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憚則不能改，欺則巧於匿，故揭其病以示人知所戒。

(九)「三變」章，此就君子不可測，寫出中和之妙。雙峰云：變者，神妙莫測之謂。須知君子只自得其常；自人望之，卽之，聽之，則覺其變耳；三變都從親君子者看出。

(一〇)「信而」章，此言君子當積誠以動物也。各段重上一句，兩下句只反言以足之。兩「而後」是緩詞，兩「則」字是急詞，總見信之不可不豫。

(一一)「大德」章，此爲拘小節而壞大防者發，重上一句。困勉錄：子夏只是歸重大德，末句甚言

大德之不可踰耳；非教人忽於小也。

（一二）「小子」章，此見教不容躡等也。以子夏之言爲主，子游見本末不可偏廢，子夏則明施教不可或混，困勉錄本末字，集註以大學小學說，甚是。語類：無本末者理之一，而有本末者分之殊。

（一三）「仕而」章，此見仕與學當各先其所重也。二句各開說，上重仕字，爲已仕者言；下重學字，爲未仕者言。

（一四）「喪致」章，此爲不及情而過於文飾者發。臨喪以哀爲主，亦是探本之論。

（一五）「吾友」章，此規子張以務實意，合下章俱是私議其失。當湖云：此非空空批評，要他是有一番切切惻惻意。下章亦然；但此章詞婉，下章詞直耳。

（一六）「堂堂」章，此規子張以務內意。尙難能之行，飾堂堂之貌，總是好高而去仁已遠。可見仁之爲道，在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內也。

（一七）「吾聞」章，此借親喪以感發人之至情，欲人自識其本心也。自致，集註一主自然說，一主當然說，本文是自然意，而一乎字咏嘆不盡，則勉人當盡之意，已在其中。

（一八）「孟莊」章，此稱繼述之孝以示訓，全在獻子身上看出象賢，方切莊子之孝。條辨：此與三

年無改不同，彼是當改不遽改，見不忍忘親；此則不當改而不改，見善於體親。陳白沙云：宣王承厲王之虐，改之而周室中興，紹聖——宋哲宗年號——沿熙豐——宋神宗年號——之法，不改而宋轅北轍，又當別論。

(一九)「孟氏」章，此曾子動陽膚以恤刑之心，重哀矜上。上失二句，原犯法之由以見其可矜恤。如得二句，於矜恤中隱寓保全之法。

(二〇)「紂之」章，此借紂以警人，非爲紂分疏，只見下流之不可居耳。金秋潭云：惡自不可爲，豈惡其名而不爲；然君子修身自愛，謹始慎微，未嘗不以紂爲鑒。

(二一)「君子」章，此見君子善處過也。上二句虛，下二句正，足上句意。闡註：此過字與人之過章不同；彼是不及檢者，此是不得已者。按此過字，與周公蒙管蔡之過，孔子認黨君之過同。

(二二)「公孫」章，此見孔子隨在皆學而無非師也。朝意孔子有專師，子貢謂夫子無處非學，正不必執一人以爲師；答意只歸重末二句。呂云：士師賢，賢師聖，師至聖人止矣；聖人無可師，則反師衆人。蓋衆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學衆人者，盡其餘也。

(二三)「賢於」章，此見聖德高深，非淺識者所能窺也。武叔之妄議，起於有所見，有所不見耳。豈知賢人，人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以宮牆喻之，通章是喻體。

(二四)「毀仲」章，此見聖道之高，重不可毀也。句以下只明此句意。賢指道德，日月喻高不喻明。可踰無得踰，自帶丘陵日月說，不然如何下個踰字。何傷於日月，亦是借喻語。蓋本文原自正喻夾帶指點也。

(二五)「子禽」章，此見聖人之神化，不可及也。夫子之不可及，無可形容，故擬之於天。猶恐子禽未喻，又抽出功業之盛言之；然功業不可及，正道德不可及，非有兩意。

〔通論〕 本篇二十五章，所記孔門弟子之言論，皆連類並書，各章意義，亦多連貫，茲依次申釋如下。

先述子張。子張在聖門，記所謂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告，是亦可爲表表偉偉者。茲先觀其論士。「士見」章，示爲士者以立身之大節。大節卽下文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是也。致命，何註不愛其身；集註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義同。四者皆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致有果決意思，有詳審意。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真西山曰：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其可已矣，猶云必如此乃成其爲士耳；責備之辭也。

「執德」章，示士人以弘篤之學。集註：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

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說同孔註。或問如何是執德不弘。朱子曰：如子貢若執無驕諂，不知樂與好禮；子路若知不佞不求，不求所以臧，卽謂之不弘。信道不篤，則如冉有非不說子之道，公孫丑視若登天是也。前篇「師也辟」，孔子既直指其偏而告之。於其問明，問達，問行，問干祿，又皆示以鞭辟近裏之實功。此處兩章自言，一論士節，一論士行，歛材就範，返樸歸真，其殆書紳後之造詣乎。

學問之道，一資諸己，一資諸人，則交友亦當注意。茲進而觀子夏子張二子之論交。包註：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正義申之，謂二子論交，各有所宜，非互訾也。鄭注：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尊卑亦是汎交，倫黨則當爲同類，是友交矣。蔡邕正交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所聞乎。夫子然則其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距——古同拒——人師也褊，故告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若夫仲尼之正道，則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卽汎交，親仁卽友交也。子張論交，固係尊其所聞；子夏亦何獨不然。孔子於上編固自言毋友不如己矣；又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孔子之言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商也其可謂不險也。盧辨註：言其鄰於德也。然則子夏之言，其爲尊其所聞，亦彰彰者。朱子補註：初學當如子夏之說，然不可者，但疏之而已；拒之則已甚。成德當如子張之說，然有大故，亦不可不絕，自是通貫之論。

以下則述子夏之言論。後漢書徐防云：刪述六經，本於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洪邁容齋隨筆：易有易傳，詩有詩序，皆出子夏。儀禮喪服一篇，子夏所傳。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然則子夏固孔學紹述之功臣也。今先觀其論學。學之始基，必規遠大。溫故知新，學問思辨，以及篤學，改過，皆學問之要道，不可忽者。「雖小」章，戒細小而規遠大。鄧退菴云：小者對大而言，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惟道也，故雖小必有可觀；惟小也，故不可通之遠。致遠恐泥，恐字不作或然說，乃君子不爲之意；此其所以專盡心於大道也。小道，何註訓異端，鄭註則謂如今諸子書，正義引焦循補疏：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是異端亦指一長一藝而言。集註所謂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是也。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凡斯種種，自亦不可輕視。君子不爲，子夏此言，與孔子斥樊遲學稼學圃之請同也。

「日知」章，示知新溫故之學功。孔註：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聞。皇疏：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曰日曰月，則其日新又新，與時俱進之功，充分表出。周頌所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也。謂爲好學，云胡不宜！

「博學」章，明學問思辨之造詣。翼註引東坡論語解：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此二語於而字

一折最分曉。就所學之理，潛心深造以求必得，謂之篤志。就所問之理，再實心體認一番，謂之近思。此思字有明辨在內。曰仁在其中者，集註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正義引中庸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爲擇善固執之功。擇善固執，是誠之者；誠者所以行仁也，故曰仁在其中。兩說疏釋，均甚貫徹。

「百工」章，言篤學也。肆，正義引說文云極陳也。凡陳物必有所居之處，故市廛爲貨物所居，亦通名肆。集註所謂官府造作之處是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曰致其道者，正義謂卽大學止至善之義，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也。趙佑溫故錄：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字。學記：大學之教也，退息必有居學，卽國語所謂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者也。此解居肆居學，正喻對稱，關照亦合。

「小人」章，勸改過也。孔註文飾其過，不言情實。集註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道。孟子：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辭卽文也。

學之至則德備中和，誠能動物，可以守經，可以行權，而教學之順序，仕學之相資，何一非視人事環境以爲應付。「三變」章，言君子中和之德，不可以常態拘。鄭註厲，嚴正。集註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

和；厲者，辭之確；與鄭訓微異。鄧退菴云：三變一時皆有，君子自得其常，但人覺其變耳。嚴然者，手恭而足重，望之便見。溫者，心和而氣平，近之方知。厲者，義精而詞確，聽之始識。此聖人剛柔不偏，陰陽合德，自然如此。變者，神妙莫測，出於意想之外；非儼變爲溫，溫變爲厲也。此章儼然，正義云：釋文儼，本或作嚴；案皇本作嚴，邢本作儼；二字通用。下篇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卽此義也。

「信而」章，勉人當積誠以動君民。集註：信謂誠意交孚而人信之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此兼人已雙方之互感而言。我之誠意既浹洽於君民之間，則雖極勞諫之大不得已者，亦無不可以行之。未信之厲與謗，乃反言以決信之必不可緩也。鄧退菴云：此只論道理，必如是方爲盡善。若當諫當勞者，不得以未信借口；比干之事君，子產之使民可見也。

「大德」章，爲拘小節而壞大防者發。集註：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夏此言，一則固守其常，易所謂井以辨義也。一則放任其變，易所謂巽以行權也。翼註：此爲觀人者言；不然，子夏篤信好學，年高益進，克勤小物，卽其人也；豈肯脫略小節，苟同於放浪不羈之徒哉？或以子夏此言，乃述孔子軼事以教人，正義引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鄰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四，以贈先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

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云云；此則於義得證者也。此章踰閑之閑，孔註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正義申之曰：說文閑，闕也；此訓法者，引申之義。邢疏大德小德，指人言，方觀旭偶記同於義亦通。

「子游」章論教學之序。此章自以子夏論教之言爲主。君子之道，兩致叮嚀；一則言本末之教不可缺，一則言先後之序不可紊，意義已盡。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云云，則用聖人反照學者，見先後一貫之難。翼註於此，發揮盡致。其言：子游——吳人——高明，南方之學，得其精華；看灑掃應對進退，自是小事。然此語自大錯，回護不得。按大戴禮尙書大傳白虎通，皆言八歲以上入小學，學小藝焉，履小節焉。今禮記中曲禮少儀內則，多言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非先傳教法然也。十五以外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禮記中大學一篇，綱領條目具在。學記一篇，卽大學之傳義。如儀禮冠禮婚禮有冠義婚義，此非後倦教法然也。立教者，一有始有卒之聖人——豈不欲卽始以見終，卽小以該大；但人之才分不同，卽一人之身，其血氣心知，亦有待而進；不但草與木不同，卽草木自身之初萌芽與既長成時，亦各不同。栽植灌溉，各異其時，不可一概施。大學之教，不凌節而施，妄施則誣，其道同也。此君子之道，卽孔子教人之道。闕黨童子將命，卽是灑掃應對進退，非子夏乃有此規條。子游北學於中國，稍長矣，門人小子之事，未之習也。

故其言如此。先傳後倦之倦，集註訓作誨人不倦之倦，與先傳之傳，均爲動詞。昔賢有作實體詞者，毛奇齡稽求篇：倦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依此說則倦爲券誤，亦得備一義也。

「仕而」章，見仕學之相資。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集註：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此重讀兩優字，急本務也。又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此急讀兩則字，貴兼營也。正義：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仕，則設教於其鄉；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是仕而優則學也。學至大成乃仕，是學而優則仕也；論證頗好。此章仕而優則學，馬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義申之曰：說文優，饒也；言人從事於所當務，而後可及其餘，不泛鶩也；故引「學而」文說之。按此與集註第一解同義，可供參考。

繼此而述子游之言論。子游在聖門，與子夏同廁文學之科。檀弓二篇，其記曲禮所關者，凡十有四。大抵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輕，其嫻於禮可知矣。「喪致」章，見臨喪以哀爲本，喪致乎哀而止，集註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問喪所謂哭泣辟踊，盡哀而止，與此文義同。或以子游此論爲世之治喪專務節文，無哀痛之情者而發；蓋猶前篇「與易寧戚」之旨也。

「吾友」章，規子張以未仁。所謂難能者，蓋稱美之中而有諷刺之意，故又曰然而未仁，則非逕以是爲未仁明矣。集註：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前截詰難能，後解詰未仁。誠實乃心之德，廣義之仁也。惻怛乃愛之理，狹義之仁也。此章難能，包註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正義引焦循補疏申之，曰：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卽知難能爲堂堂，此自相發明之例也。

子游而外，次及曾子。曾子四章，一評張，兩論孝，一恤刑，總之不失其返躬務實之本色。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誠篤論也。「堂堂」章，規子張之失；鄭註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正義申之，曰：弟子羣居，修德講學，皆是爲仁；但必忠信篤敬，慮以下人，而後與人以能親，容人以可受，故可與並爲仁。若容儀過盛，則疑於矜己，或絕物矣；故難與並爲仁。翼註並合上章釋之，尤有至理。其謂責善明友之道，非如世俗反唇相譏也。子游先贊之而後惜之；未仁，未能信其必合於仁，非全然不仁也。曾子堂堂二字，亦是贊詞；難與並爲仁，略帶自謙，言彼儀容固佳，特無與吾以友輔仁之事耳。由上章見仁貴求之至近，此章見仁貴修其在內也。

「吾聞」章，借親喪以感發一般之至情。自致，卽孟子親喪固所自盡之意。未有自致，惟親喪能之；

一乎字長言咏歎，可見爲鬼爲蜮，在春秋已成滔滔皆是之風尚；不然，露骨作法，曾子何乃求之於死後所親也！

「孟莊」章，舉孟莊子——馬註魯大夫仲孫速也——繼述之孝以示訓。特舉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二者，蓋卿大夫之孝，與士庶人不同，當承家而有益於國，方爲肖子。不改，乃莊子孝之實事，而孟獻子——集註莊子父，名蔑——之臣與政，本不應改，尤應注意。不然，哲宗蔡京之紹述，亦可以孝自豪矣。或以曾子此言，愧季友也。翼註：季文子，孟獻子，在宣成襄之際，並稱賢大夫。季文子以襄公六年卒，季武子以十一年作三軍，四分公室，奄有其二；乃父相三君而無私積之風，蕩無復存。孟獻子以襄公十六年卒，孟莊子邀齊侯之師於鄆，又會晉師伐齊，伐荻斬櫓，効忠公室，與季武子較，其高下何啻霄壤；曾子此言，殆有無限褒貶至意，根觸於懷也！

「孟氏」章，動陽膚以恤刑之心。包註：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孟氏云何？正義引事而爲之說曰：檀弓疏引鄭註論語云，慶父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公羊僖元年傳，慶父於是抗鞞經而死，此鄭所本。公羊疏引鄭云，慶父稱死，當卽論語註文。臧庸以此註稱字爲經之誤；陳鱣以稱字誤衍，二說均有理。惟鄭以魯人諱慶父之事，故稱孟氏，未知所本。杜預謂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稱孟，於理爲順。

問於曾子者，陽膚問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原其犯罪之由也。如得其情，哀矜勿喜，示以治獄之仁也。翼註更爲進一步之解，其謂：卽上得其道，民陷於罪，亦無可喜之理。禹下車泣罪，豈爲民散哉？春秋之末，世卿如季孟之家，類皆剝民以肥私，民之陷於罪，其情有不可言，不忍言者。士師之力甚微，無能挽回，姑存此哀矜勿喜之心，冀勿如酷吏之所爲而已。曾子此言，痛之甚也。

最後則述子貢之言論。子貢在聖門，穎悟僅出顏子下。孟子嘗稱之爲「智足知聖」者也。本篇記子貢之言六章。前二章，泛論君子之惡惡與坦行。「紂之」一章，翼註謂是戒人不可居下流，不是爲紂。正義紂，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亦字紂。書疏謂後人見其惡，爲作惡諡。雪冤獨夫播虐，擢髮不足以數其罪，何甚不甚之有！通講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亦有謂惡人者。武城所謂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皇疏引蔡謨云，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皆此義也。

「君子」一章，見君子之善處過。翼註以此章子貢之言，與子夏小人之過對針，似同堂辨論之詞。言日月雖有食時，不害其明，以其食時，不自遮藏，人皆見之也。既食卽更，本體朗然如故，人皆仰之，喜其復明。君子之心，光明正大亦如是；所以有過不足以累之。彼小人者，惡足以語此；君子小人，比附說來，亦頗警策。

後四章，皆爲聖師辨。「公孫」章，辨學，亦辨常師也。鄧退菴云：「朝」馬注公孫朝，衛大夫名。正義左昭二十六年，魯有成大夫公孫朝，哀十七年，楚有武城尹公孫朝，又列子載子產弟曰公孫朝。故記者加衛字以別之。——只在聞見上索解，焉學之問甚淺。子貢所答，卽中庸所謂憲章文武也。朝意夫子師在人，子貢謂夫子師在道。未墜在人，一反一正，相足之詞。賢者讀書學道之人，識其大，從講究來，老聘郊子之屬是也。不賢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識其小，從聞見來，太廟祝史之流是也。識大識小，分而言之；莫不有文武之道，又合而言之焉。學，是疑其有常師；焉不學，卽無常師。又申之曰：何常師之有！是正答其問，非贅語也。然則子貢所謂文武之道何道？又子貢言道何以特稱文武？正義曰：夫子學皆從周，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者法也，章者明也。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有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孔子言文王既沒，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又稱文武也。賢與不賢，謂孔子同時人，此與大受小知章君子小人，皆以才器言也。識大識小，識或作志，當出古論。

「賢於」章，辨賢也。辨賢云何？子貢賢於仲尼，此叔孫武叔——馬註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低昂孔門師弟之言，宣諸朝列者也。武叔何爲賢子貢，又張皇其詞，乃爾？翼註春秋之末，子貢頗展其才。吳欲召季康子，賴子貢免之；欲尋盟，子貢止之；欲執衛侯，亦以子貢之言而釋。陳恆亦以子貢言歸成邑於魯。

至世傳一出，霸越亡吳，存魯亂齊之事，家語吳越春秋皆有之。武叔恐亦熟聞此語，習見此事，對於子貢不覺驚喜欲狂，五體投地也。子服景伯明明轉告來前，子貢將何以處此？彼以己與師比，則在己亦惟有以己之造詣遠不及師爲喻，或可一破局外之揣測。及肩之牆，過其前者，窺見室家之好，其嘖嘖稱羨宜也。數仞——包註七尺曰仞，集註同——之牆，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以爲其中之無所有，亦宜也。假設有得其門而入者，得盡覽其如輪如奭之盛，或追隨其踰踰濟濟之班，則向之所謂室家之好者，將不成其爲好；一如孔子之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也。得其門者或寡，一語反激，是明明屏武叔於門牆之外；然則武叔縱有若何低昂之論，恐亦爲桀犬吠堯，徒自逞其狃狃之態而已。

「毀仲」章，辨毀也。辨毀云何？前云子貢賢於仲尼，是不過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此則公然詆謔師座本身矣；子貢烏能無詞考？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稱仲尼而未之敢毀矣。列子書多假設之言，不當據以爲實。姑就其所言觀之，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詞，亦未始非不衷事實之談也。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二語明正其非；無以爲者，言無以爲毀，禁止之也。繼乃引喻示意，他人之賢可及，而仲尼之聖不可及；與丘陵可踰而日月不可踰，其道同也。然則人之詆謔於日月之下者，不亦心

勞而日拙乎？曰自絕何傷，曰多見其不知量，子貢之言，亦可謂酷而謹矣！何註：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正義申之，謂絕如晉侯使「呂相絕秦」之絕，絕棄於日月者，絕棄即謂毀也。云適足者，多與祇同，祇訓適也。左襄二十九年傳，多見疎也；服本作祇，云祇適也；此其明證也。

「子禽」章，爲陳子禽之尊賢誣聖辨。夫誣在他人，猶可言也；誣在及門，不可言也。然則仲尼豈賢於子，子禽何故亦出此語？翼註：此只爲夫子未得邦家耳；故子貢特地指出夫子之得邦家者一事與子禽看。桓溫謂孟嘉云，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想子貢於陳子禽，語氣正復如此。所謂立之以下六句，皆古語，而子貢述之以證夫子立之道之，綏之，動之，感之妙也。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應之神也。立以養言，綏則立之固，道以教言，動則道之深。生榮死哀，集註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亦即孔子之所以不可及也。此章陳子禽揚子貢而抑孔子，玩其語氣，一直呼仲尼，大不類及門弟子之口吻。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並無陳子禽其人；家語雖一及之，因其書多取材於左傳國語荀孟各書，後儒遂謂王肅所僞造，則其不足據也亦明矣。正義雖據臧庸拜經日記，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原亢，籍即陳亢，又據詩陳風東方之原毛傳，謂原大夫氏；蓋原氏出於陳，原陳同氏也。

又春秋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則原亢卽陳亢，似無庸疑。以本章文義考之，究未敢以爲然也。集註於前篇學而「子禽」章，沿襲鄭註論語檀弓，謂爲孔子弟子，又謂爲子貢弟子，此說雖無所徵，較爲近真；否則焉有以心悅誠服之高足，鄙夷師座，謂爲出乎受業朋儕之下者；此則願與讀者一爲商榷者也。

〔文法檢討〕 本篇二十五章，短紮短打，章法較多，茲只摘其章法較長可資比較者如下。

一、子夏子張論交與子游子夏論教之比較，論交章，子夏子張兩賢之論是主，與論教章子游子夏兩賢之主論同。而論交章，入手先敍「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一語，牽合雙方，論教章則逕入子游子夏兩賢之談話，步驟自是不同。入正文後，子夏之言，是從門人口中帶述，子張之言，是其自述，而入手却著「異乎吾所聞」一語作振轉。論教章，子游一面係逕評對方「子夏」教法之不合；子夏一面，是其自述；而入手却著「噫，游過矣」一語作振轉；則又異中之同也。又論交章，兩賢主張，俱用排募之筆寫來，而子夏之言迫狹，子張之論寬大，兩兩對照，却從一拒字上顯示不同之主張。論教章，兩賢主見，俱用疎離之筆說下。子游譏子夏有末無本，而子夏却又抬出君子之教，惟人是視，無本末先後之可言。子游口中之本末字，與子夏口中之先後始卒字，均係針鋒對照，特不似論交章拒字之明白直陳耳。則

又異中之異也。

二、子貢於師辨賢辨毀各章之比較，辨賢辨毀，兩對叔孫武叔，而一對陳子禽，三章所論之主體同；
——孔子——而動議之人，或係當代名卿，或係及門弟子；其異一。武叔之動議，一則用賢字作品題，而尋出比較客體；——子貢賢於仲尼——一則直攻孔子之本身——毀仲尼——不及其他；其異二。陳子禽之用賢字作品題，——仲尼豈賢於子——則與武叔之初議同。入正文後，「辨賢」章，「子貢賢於仲尼」一語，是叔孫武叔揚言於朝之語，故有子服景伯之轉告。彼既以孔賜師弟作品題，故子貢亦惟有以己之牆與師之牆高下懸殊作指點。及肩之牆與數仞之牆，高下對寫；窺見室家之好與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正反對寫；借物爲喻，正意始終未露；僅於終局「夫子之云」一語，與開端「子貢賢於仲尼」一語作呼應；此爲寓正於比譬喻體。「辨毀」章，「叔孫武叔毀仲尼」一語，是記者敘筆。子貢之辨，或係有所聞而云然。毀係直攻孔子本身，故子貢只借他人之賢可及，襯出孔子之聖不可及；見得武叔之毀爲徒然。無以爲也句虛；他人四句，正言仲尼之不可毀，只就仲尼說；人雖欲以下，正言無以爲也，方就武叔說。賢指道德言，是正意；日月丘陵是喻意。日月喻高不喻明；可踰，無得而踰，自帶丘陵日月說。何傷於日月，仍是借喻語，此爲正喻夾帶譬喻體。「子禽」章，「仲尼豈賢於子」一語，將孔賜師弟作比，與叔孫武叔

動議同；不過彼係揚言於朝，尚須子服景伯之轉告。此則直白子貢，故即逕入子貢之辨論；其步驟自是不同。入議論處，先戒子禽慎言，次用揚筆說明孔子之聖與天齊；「不可及」與「不可階而升」兩兩對比；趁勢將「夫子之得邦家者」一語提起，擲筆空中，搖曳作勢。中引古語六項，排比而下，前四句四疊「斯」字爲句，後二句兩疊「也」字爲句，此卽孔子之聖與天齊，爲不可及處。故終局再醒「如之何其可及也」一語，與前「夫子之不可及」一語作呼應，此爲正喻相生指示體。

習題

- 一、子張在聖門，昔賢謂其好高務遠。論士兩章，所謂士節士節，多係務實之說，何歟？
- 二、何謂友交？何謂汎交？汎愛衆而親仁兩語，友交乎？抑汎交乎？朱子折衷子夏子張兩賢之言如何？
- 三、小道，何鄭兩家，訓詁不同，焦循補疏如何疏釋之？小道既曰可觀，而又恐其泥，何故？
- 四、「日知」章，知新溫故，何故得稱好學？「博學」章，學問思辨，何故仁在其中，學以致道之學，集註正義解釋不同，試看何說爲長？

五、學行至於成熟時，則如何教學之序，先後未可陵躐；子夏之言，自是正當；而子游乃橫議其非，何歟？

取？

六、子游曾子兩賢之評子張，一則稱其爲難能而未仁，一則稱其堂堂難並爲仁；究竟仁該如何認

七、曾子論孝兩章，要義何在？翼註於「孟氏」章恤刑，更爲進一步之解，如何？

八、辨賢辨毀兩章，武叔動議與子貢之申辨，兩番趣旨，其不同之點何在？

九、子禽誣聖與武叔誣聖，其動議是否相同？子貢之辨，著重何點？君是否認定子禽確爲孔子弟子？

一〇、本講文法方面，所可討論者，只子夏子張論交，子游子夏論教，與子貢辨賢辨毀各章，君愛讀

何章？賞識之對象安在？

第二十講 堯曰篇

〔經文〕 本篇凡三章。(一)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節)舜亦以命禹。(節)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節)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節)賚，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節)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節)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節)所重民食，喪祭。(節)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二)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節)費，芳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節)焉，於虔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三)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節)不知禮，無以立也。(節)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篇義〕 邢疏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非所次也。余按本篇三章，首敘堯舜禹湯武歷代帝王之事，次記孔子論政以繼帝王之治，終記孔子論學之序。趙佑溫故錄：自「堯曰」以下，截三章爲一篇，爲全經大結。四書近指：聖人之訓，無非是學。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時習之學，卽所以盡人合天。魯論二十篇，無一不可會通，學而時習之一語，已盡孔門教法。又云：聖人之教人，無非學爲君子；故首勉之曰：不亦君子乎？終戒之曰：無以爲君子。通考論語，始於不愠，終於知命，此之謂君子儒也。此篇篇章離合，各說互異。正義引書而爲之說曰：翟灝考異，古論語分此一篇爲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何晏等序亦云：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子張」者，前第十九篇是「子張」，此子張問從政，又爲「子張」，故云兩也。其合璧爲一篇，則齊魯家學者爲之。又翟灝考異以「堯曰」云云爲論語後序，故專爲篇。又以此章與孟子「由堯舜」章性質同，皆爲一書後序。「子張問」以下，蓋書成後附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說尤誤。論語之作，非出一人，此序果誰所作。且「泰伯」篇末，嘗論堯舜文武禹矣，亦將謂爲後序耶？必不然矣！諸說分析篇章，均可取備參考。

〔章旨〕本篇三章，首列「堯曰」，此歷敘帝王爲治之事，而斷之以致治之道。前八節詳述，末一節是總斷。引說：此章敘述商周，未嘗標中字爲提綱，然朱子云：後面許多事，皆是恰好當作底，則以中字貫講，亦無不可。

(一)「子張」章，此示爲政者知所法戒。首節告以大端，下兩節詳其實也。五美四惡，卽道心人心之分。

(二)「知命」章，此見學貴知要，重三知字，須知此是入門工夫，勿深看知字。黃勉齋云：知命則知其在天而我有定見；知禮則知其在我而我有定守；知言則知其在人而物無遁情；三項平看。翼註：前章於治人之事最詳，此章於修己之事最切，以之殿論語，大有深意。

〔通論〕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者，布化宣猷於上者也。師者，發聾振聵於下者也。二帝三王，以君兼師，政教合一。陵夷至於春秋戰國，如孔孟者，不能遭遇於時，一揮其撥亂反正之手腕，於是乃退而與其徒著書講學，思藉刪定贊修以完其名山不朽之事業；而君道師道，乃因之攸分矣。本篇「堯曰」以下三章，「堯曰」章，卽堯舜禹湯武諸君施政於上者也。「子張」章，卽孔門師弟示教於下者也。「知命」章，則又孔子示人以學之條件也。今依各章次第申釋如下。「堯曰」章，歷敘堯舜禹湯

武帝王之政跡，咨爾舜以下云云，乃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也。堯有所重誠於舜，故嗟歎而後言也。歷數，集註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張彥陵曰：曆數在躬，有投大遺艱意。中字在政事上看，執字與守字不同，守便死煞，執者，隨時隨物而執其中也。不徒曰執，而曰允執，允信也。蓋必隨時處中，圓融不滯，方是信能執中。四海困窮二句，不過反言以足上意。集註言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此節歷數，何註謂列次也；與集註義同。正義於此節，引事疏釋，頗爲切摯。其謂歷數卽堯典歷象日月星辰之歷象，洪範五紀之歷數，謂歲月日星辰運行之法也。中論歷數篇，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萌，而詔作事之節，使萬國不失其節；此歷數之義也。言此者，蓋謂王者天之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歷數，責之於舜。又有以在訓察，躬訓身者，春秋繁露郊祭篇引此文，所謂察身以知天是也。執中者，謂執中道用之，中庸舜之執兩用中本此；用中卽中庸，故庸訓用也。四海困窮者，謂是時洪水爲害，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其後舜命禹亦言此者，水土初平，民猶艱食鮮食故也。天祿者，天子玉食萬方，祿食自天予之，故言天也。永終，昔賢多作永長解，與集註異。包註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毛奇齡稽求篇引閻潛邱之言曰：四海困窮，是做辭；天祿永終，是勉辭；言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趙佑溫故錄：當念四海之困窮，以保天祿於永終；皆執中之事。上句卽不虐無告，

不廢困窮；下句卽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也。又李光地筭記云：古書永終無作永絕者；易君子以永終知敝。惟永終是圖，班彪王命論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皆作永長解。三國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理，始作永絕解，因禪位誤也。按此本毛說，而毛說視此爲澈；毛云：惟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魏志註引獻帝傳，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歷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是解永終爲永絕，在魏末晉初。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以天祿永終，繼困絕之後，爲卻位絕天之辭，於古義絕不相應；此當爲朱子所本也。江聲尙書集註音疏，疑此節爲舜典佚文，東晉古文，入之大禹謨。

舜亦以命禹，孔註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命辭卽今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語；玩一亦字，見雖加以危微精一之訓，仍是發明「允執其中」一語，無他旨也。

曰予小子履云云，集註此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之辭。履上有湯字，蓋湯名。用玄牡，夏尙黑，未變其禮也。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集註言桀有罪，己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集註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告諸侯之辭也。二者一則見伐桀之舉

出於天，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一則見天下之責在於己，而惕然有任天下之懼，此湯之中也。此節皇皇
后帝，孔註此湯伐桀告天之文。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按墨子兼愛下
引此文，乃大旱禱雨之辭。呂氏春秋順民篇，亦云此湯克夏而天大旱，以身禱於桑林之辭，與墨子同。亦
有謂此爲舜命禹事者，正義引鄭註而爲之說曰：鄭註以此爲舜命禹事，則舜本不名履，殊可疑。俞樾羣
經平議謂鄭本無履字，或得之。昭告者，詩大明昭事上帝；箋云，昭，明也；明告上帝，不敢有所隱飾也。鄭註
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神，
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鄭言舜禹總祭五帝，卽是受終文祖也。五帝分祭，各有牲幣，今此是總祭，故莫
適用，而以昊天爲主。用玄牡，故夏禮亦尙玄也。如鄭之言，有罪謂四凶，帝臣卽謂禹，簡在天心，言天簡閱
其善惡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昨以天下，韋昭註，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爲證；韋同鄭義，與孔
註以爲湯伐桀告天者異；當亦經師相傳，有此訓也。朕躬，通講爲天子自稱，正義據爾雅釋詁郭註，謂古
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爲天子尊稱；此告天亦稱朕，是朕未爲尊稱也。東晉古文采此節文入湯誥。
周有以下五節，乃記者零碎收拾，湊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辭，或述其事，要見反商之政，亦卽武
王之中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集註依周書武城篇「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之文，訓賚爲予；此言其

所富者，皆善人也。何註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正義引周頌序鄭箋而爲之說曰：周頌詩序賚，大封於廟也。鄭箋武王伐紂，封諸侯有功者，是大賚謂武王所賚。此註言周家受天者，當謂受天命。因大賜也。又註舉十亂者，以十亂中若周召太公畢公，皆封國爲諸侯，餘亦畿內諸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秦誓之辭。集註孔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百姓有過二句，與萬方有罪二句同意。集解上節在既伐紂後，此節在初伐紂時；上二句見奉天伐暴，有必克之理；下二句見奉天救民，有難辭之責；皆誓師一時之言也。或以此爲封諸侯之辭。宋翔鳳云：武王封太公於齊，在泰山之陰。故將事泰山，而稱仁人尙，爲封太公之辭也。又有以周爲周家，而以管蔡當周親，以箕子微子當仁人。正義引孔註而爲之說曰：孔註親而不忠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管蔡作亂被誅，當成王時。註言此者，欲見管蔡是周親，其封當亦在武王時；是不如仁人也。來則用之，如史記宋世家所謂釋微子之縛而復其位，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是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註權，秤量；斗斛，法度。集註以禮樂制度當之。成荅鏡經義駢枝：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謂十二律，度謂五度也。堯典同律度量衡；馬註律，法也；量衡卽論語之權量，則律度亦卽論語之法度矣。正義以此爲卽虞書同律度量衡之事；其引漢志及包錄而爲

之說曰：漢書律歷志，虞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據志此文，是謹權量云云，皆孔子語。包慎言溫故錄，漢志引此文云云，顏氏不解修廢官者，蓋以官即職，此權量法度者。志上云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下乃云孔子繼周而起者，惟修此數官爲急耳。志下又引劉歆鐘律篇分敘權量法度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職在大行人，鴻臚掌之。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者，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以修廢官爲修此數官，故劉氏每敘一事，而結云職在某官，某官掌之；包說是也。又據成君義法補志云：聲所以作樂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歷代此官不廢，至周而或失耳。趙佑溫故錄，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是也。四方之政行焉，謂凡所以治四方者，其政皆舉而行之也。正義此番引論，疏證周詳，大可補集註之未備。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集註，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又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或以興滅繼絕，指諸侯之無罪者言之；或以諸侯之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亦不黜；正義引書而爲之說曰：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彊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

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云云；據此是興滅國，爲無罪之國；若有罪當滅者，亦不興之也。尙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而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世世守之，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按此三者，乃王者所以收拾人心之大計也；故天下之民歸心。焦漪園曰：謹權量等項，紀綱嚴肅，森然一統規模，興滅國等項，恩澤浩大，藹然太和氣象，得其旨矣。

所重民食喪祭，此周書武城「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之省文。三者最切民生日用，重之，所以敦化本也。孔註以所重冒起，民食喪祭四項並列。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亦通。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註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集註同。鄧退菴云：四者典謨誓誥所不載，記者見上數節內已有此意，故揭此以結之；見帝王之道，有所合也。得衆、民任、有功、說，作現成看；重寬、信、敏、公四義。通章雖言治法，實卽心法；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則只一中而已。正義以此節爲前篇子張問仁章誤衍，並引翟灝考異云：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殊。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而此爲脫亂不盡之文，連

絡於下章也。觀下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析言之。與「問仁」一章文勢劃一，見其錄自一手，此亦可備一說。

堯舜禹湯武實際施政以外，再看孔門師弟之論政。正義曰：皇本問下有政字。尊五美，屏四惡，尊者崇尚之意，或作遵；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逆四後漢祭遵傳，遵美屏惡；洪适隸釋以遵逆爲魯論異文。鄧退菴云：純然無疵之謂美，有妨於治之謂惡，尊謂敬以持之，屏謂嚴以絕之。此孔子之政綱，先以語之。顯孫氏者也。俟其再請，而後語以五美之目，所謂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也。君子二字貫下五者，惠、勞、欲、泰、威，俱就政事上說。惠、勞是施於人者；欲、泰、威是存於己者。惠、勞、欲、泰、威，五者非美；美自不費、不怨、不貪、不驕、不猛上見耳。五而字趨轉，不可忽過。朱子謂五句只虛含，令子張自不容不問。迨其三請而後語以五美之實。何爲惠而不費？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何以因之？因時於天，因宜於地，因力於人。其中有多少區劃在。順應自然，云何費？何爲勞而不怨？曰：擇可勞而勞之也。何以擇之？三農有隙，此時之可勞者也；一勞永逸，此理之可勞者也；以及擇其事，擇其人，擇其輕重緩急皆是。無傷於人，云何怨？何爲欲而不貪？曰：欲仁而得仁也。仁兼仁心仁政言，凡一切教養愛人之政，皆本無私之心而來；故欲仁得仁，只完足吾人固有之理而已。無與於人，云何貪？何爲泰而不驕？曰：君子無衆寡，無

小大，無敢慢也。衆寡人也，小大事也。君子生平，未嘗慢一人，輕一物。故自無尤悔，無愧怍，是泰固從小心翼翼來也。云何驕？何爲威而不猛？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衣冠瞻視，君子本身之事；正衣冠，尊瞻視，亦君子修身之常。有威而人自畏之，有儀而人自象之。非有陵虐之施，云何猛？擇可勞而勞之以下，皆因子張問而答之，不言子張問者。正義云：統於首句，何謂惠而不費，凡諸問辭，皆從略也。

五美明矣，四惡云何？子張再請，孔子語以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也。不教而殺，正義謂未以禮義教民，民犯於法，則以罪殺之，是爲虐也。馬註不宿戒而責目前爲視成，孔註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爲致期。王樵紹聞編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出納之吝，孔註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非人君之道也。鄧退菴云：上三者是急迫之惡，屬不仁；下一件是悠緩之惡，屬不知。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慢以出令言，有司以用財言。不戒與慢令相似，但不戒屬於無心，故曰暴；慢令出於有心，故曰賊。出納者，出於我而納於彼，正言與也。有司之吝是本職；若爲政者而出此，則全是猜嫌疑慮之心，亦最害事，豈不爲惡。翼註於出納二字分別言之，亦最警惕。其言出之吝，軍旅之費，遲之五日，則庚癸呼而敗徵見；災賑之需，延之十

日，則餽孳衆而轉徙多，惡不待言。却有一納字在內，人多忽略。民間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有司牢持管鑰，不爲迅速收入；守候有旅食之艱，吏需縱需索之慾，貽害實亦不淺；爲政者不可不知也。或以上句言與人，此只言出可矣；又言納者，並及之辭；猶之言失而並言得，言急而並言緩也。正義引俞樾平議：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並及納。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並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疏證確鑿，自是可從。

學而至於從政，則兼善之道，成物之功也。然則其獨善之道，成己之功將若何。「知命」章，示人以當知之要，聖學之始也。知要云何？知命，知禮，知言是也。集註：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故無以爲君子。知命何以爲君子？蓋知得窮通達喪，非人之所能爲，則浩然之氣常伸，不爲勢利所屈，見義必爲，斯君子也。或者以中國民族，重保守，多迷信，半由尼聖宿命之說，有以漸漬於其心；此亦未就事實而一爲考量耳。試看古人殺身成仁，雖有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夷然不以爲意者；以其修身俟命，知有道理，而不知有刀鋸鼎鑊也。似此犧牲精神，恐不在任何東西民族下。彼鯁鯁非議者，亦可以自返矣。此章命字，孔註謂窮達之分，是指祿命言。正義則主德命言之，其引傳而爲之說曰：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又曰，大

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言德命，蓋言德命可兼祿命也。——德命祿命，說詳畏天命章。——不知禮，無以立。集註：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故無以立。知禮如何能立？徐儻鉉云：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如竹箭之有筠，松柏之有心。夫竹箭有筠，致飾於外，可以捍外誘也。松柏有心，貞固於內，可以堅內心也。如是尙奚慮其不立！不知言無以知人，集註：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說本馬註聽言而辨是非之解。正義申之曰：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易繫辭傳：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孔子知言卽知人之學。孟子自許知言云：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亦謂知言卽知人也。

〔文法檢討〕 本篇三章，「堯曰」章，雜記歷代帝王之政績。「子張」章，記孔子師弟之論政。兩章文字記載，近二百言，論語章法之較長者。而「堯曰」章，記帝王之政績，或舉其言，或述其事，或事言並載，爲雜糅並冶合傳體。「子張」章，記孔張師弟之論政，四問四答，由略而詳，爲逐層申明對語體。

堯曰「章，記筆多係散行，「子張」章，記筆多係排募，「堯曰」章，均用直敘之筆以明事實；「子張」章，多用點逗之筆以醒眉目；此二章內容及其形式不同之所在也。至「知命」章，則三項並列，文筆整齊；不過章法較短，與前二章比，則嫌不稱。釋文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理或然也。

習題

一、「堯曰」篇今本三章，古論魯論如何？何晏序謂古論語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另爲一篇，有兩「子張」兩字何指？翟灝考異以「堯曰」篇爲論語後序，「子張問」以下爲書成後附編，其說如何？

二、天祿永終之永終字，古書多作永長解；集註永絕之訓，本之何書？究竟何說爲長，試折衷己意而下判斷！

三、予小子履一節，昔賢疏解，或云伐桀告天，或云告諸侯，總之皆爲湯事。正義據鄭註謂此爲舜命禹事，其確實之論證爲何？

四、謹權量節，集註法度，以禮樂制度當之；正義則謂此卽虞書同律度量衡事；關於權量、法度、廢官等，並有特殊之解釋，如何？

五、中道爲何寬、敏、信、公四字，是否可以中字來解釋？此節四語，與上文絕不相蒙，正義如何申釋之？
六、孔子政綱，所謂尊五美，屏四惡者，美惡尊屏，各作何解？五美是否從惠、勞、欲、泰、威上見？
七、四惡之虐、暴、賊、有司四稱，均從何見出納之納，本義爲出於我而納於彼，正申與字；翼註及俞樾平議，均係如何看法？

八、知命何以爲君子？有謂中國民族之保守迷信，多係尼聖命說害之，然乎？韓傳董傳釋命，與孔註釋命，其不同之點何在？

九、知禮何以能立？知言何以知人？試徵引事例以暢申其旨！

一〇、本篇雖寥寥三章，而文法方面，却亦自具優點；試捨却人言而自述其賞識之所在！

本講參考書目列後

劉寶楠 論語正義

毛奇齡 四書改錯

何 皇 論語集解義疏

陸隴其 四書困勉錄

阮 校 何邢論語註疏

金 澈 論語味根錄

朱熹 論語集註

鄧林 論語補註備旨

張甄陶 四書翼註論文

錢穆 論語要略

宋繼種 四書經史摘證

蟹江義丸 孔子研究

閻若璩 四書釋地及續補各本

自譯 日本教育學會四書研究

何故要研究四書

附錄本院週刊一
百十九期論稿

本院國文系依據二十一年國學課程改革案，於樸學組「專經研究」一目下，特別添出「四書研究」課程，於本年暑假後，從一二兩學級實施教學，這是國學課程上一個新變動。當著課程進行方始，牠的趣旨如何，不可不略略申釋一下。

「什麼是四書？」「為什麼要研究四書？」「四書僅僅可以研究塞責麼？」在下不敏，要將這三個問題慢慢講來！

四書一稱四子之書，而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總稱。而大學之作者為誰，古今迄無定說。中庸為孔子之孫子思，論語為蒐集孔子及其門人之語錄，孟子則大體孟子與其門徒之撰著；此則古今多數學者所一致承認。

至其內容，大學中庸，在四書中比較為有系統的組織。論語孟子，則分章散見，立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茲為簡單述其要領於次。

大學全部所述，為三綱領，八條目。三綱領就是該書開端所載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

作新——民在止於至善」三者是也。明明德一語，淺語說來，明德就是倫理上習稱的良心；明明德，就是不昧良心。親民之親，程朱兩家都解作新；淺語說來，就是使一般人都不能昧良心。第一是修己的事，第二是治人的事。第三止於至善，就是修己、治人兩事，不作到恰好地步，總不罷休。以上是三綱領。八條目，就是該書首章所列之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八事。前三條是申論治人的事；修身以下五條，是申論修己的事。孫中山先生遺教以此八條目所述各事，由內以及外，先己而後人，綱舉目張，條理細密，是一部最好的政治哲學，誠非虛語。

講到中庸，人人說牠是孔門一部談玄的書。依我看來，總之不過是講修己治人的事；不過人道以外，時時講到天道罷了。且看該書開端所列的天性、道、教四種觀念，已將全書要義挈起。現僅將這四種觀念，略略申釋一下。「天」字是追溯道的來源，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是也。這是中國儒學傳統的基本觀念。「性」就是大學所稱明德之實質；牠的作用，不外本書後文所稱知仁勇三德。即該書初步所舉舜之大知，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三個好例。「道」就是本書後文所稱子臣弟友日常實踐之道。比較說來，仍舊是大學所稱表見自身及家國天下方面之道。該書中步所稱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是孝之作到恰好地步者。比較說來，仍是大學「止於至善」的意思。講到「教」字，本書拿修道

二字來解釋牠，就是要用政治或教育手段，使人人都能實踐他的子、臣、弟、友之道罷了。所以本書後文，孔子與哀公論爲政條件，總之不離九經——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等目。而知仁、勇三德，及子、臣、弟、友之道，又爲人人通具之德，通行之道，故本書後文又說到「達德」。「達道」。後路所謂「至聖」、「至誠」，皆備具知仁、勇三德，實能修己而且能完足治人大業者。此誠字從帝王政教設施上看，就是人道。從鬼神天地功用上看，就是天道。天道人道，一而二，二而一也。這是中庸內容的要領；看來還是日常顯著的道理。何所謂玄，又何從見得是一部談玄的書。

再次談論語、孟子論語一書，孔子爲其主脚，孟子一書，孟子爲其主脚。先述論語。論語，漢初有三種別本：（一）魯論語，凡二十篇，（二）齊論語，凡二十二篇，（三）古論語，分離魯論語之「堯曰」下章「子張問」另爲一篇，凡二十一篇。今所傳之論語二十篇，則後漢鄭玄本魯論語並考齊古二論語更定之本。各篇內容，依據邢疏正義所載，略記如次。

「學而」 第一 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取友之規。開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道之大者；故爲諸篇之首。

「爲政」 第二 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而言孝敬、信、勇，爲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爲政之人也；

因以爲政冠於篇首，遂以名篇。

「八佾」第三 前篇論爲政爲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

「里仁」第四 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成也。君子禮仁，必能行禮樂；故次前篇。

「公冶」第五 此篇大旨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學爲君子。篇中所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雍也」第六 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大旨與前篇相類；故次之。

「述而」第七 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泰伯」第八 此篇論禮讓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爲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賢聖之德；故以爲次。

「子罕」第九 此篇論孔子之德行，故以次泰伯堯舜禹之至德。

「鄉黨」第十 此篇唯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

「先進」第十一 前篇論孔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孔門諸弟，賢人之行也。聖賢相次，詎曰不宜！

「顏淵」第十二 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爲，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

「子路」第十三 此篇論善人君子，爲邦教民，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修身之要，大要與前篇相類，故以爲次。

「憲問」第十四 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爲仁知恥，修己安民，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

「衛靈」第十五 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並明忠信仁知，勸學爲邦，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行，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

「季氏」第十六 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

「陽貨」第十七 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行為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次之。

「微子」第十八 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次之以此篇。

「子張」第十九 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次諸篇之後。

「堯曰」第二十 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由上開各篇要領看來，孔子教學東魯，是以一介布衣而欲實現素日老安少懷的宏願。其先一車兩馬，歷聘列邦，是欲奪得政權，實際作一個堯舜其君，堯舜其民，大刀闊斧，推陳出新的政治家。後來看到志願不行，乃不得不變更主張，從教訓門徒，昌明學術入手。本來二帝三王，都是以君道而兼師道；孔子却反過來，以師道而明君道。看他和門弟子論學論人論事之外，時時討論到從政設施，為邦去取，豈

不是個顯然的例證。大學中中庸兩書所說修己治人的大道，孔子早已備具一身，是一個卓絕的好模範。相魯三月而魯大治，會師夾谷而齊大沮，此豈不學無術能言而不能行者所能望其項背呢？

孟子乃願學孔子者，孔子之素行，也就是孟子之素行，其言「幼學壯行」仍是實踐大學中中庸所說修己治人的大道；惟其思想獨到之處，亦自未可淹沒。性善、仁義、王道等論，其最著也。

孟子一書，依史記所述則有七篇，漢藝文志則云十一篇，蓋合內篇七篇，外篇四篇計算。外篇四篇，於史記說苑法言引孟子之說及今本均無，恐此多為後儒之偽託。七篇中「梁惠王」篇，主要為孟子與齊梁諸王問答之記錄，內容多關於政治。「公孫丑篇」為精神上之言論，所謂浩然之氣，四端擴充，推論極精。「滕文公篇」論述聖人之制度，孔子之道統，楊墨之排斥。「離婁篇」主要為仁義論。「萬章篇」多為關於堯舜禹湯孔子及其他古人一切處世之事。「告子篇」其上為性善論，下為政治道
德論。「盡心篇」為廣蒐孟子之言而備載之者也。

由上開各篇要領看來，孟子一書，內容如何，就此不難窺見梗概。

「什麼是四書？」這個問題，若欲討究其詳，自當依據全書逐步去討論。倘為講說開始，提要鉤元，先得一個明瞭的觀念，由上開各條解釋，也不難按圖索驥，尋得他的要義所在了。繼此再作一個「為

什麼要研究四書」之答案。

研究四書，爲多增些國學知識麼？否否不然！案國文學系課程，前二年基本課目，業將文學概論、經學通論、學術論著、國文名著、先秦諸子、文學哲學各史、小學方面之國語發音、文字形義、聲韻等學，文法方面之文法研究、修詞學、以及詩、詞、駢體文之各種專體，均已一一研究過去；國學知識，何患不富，又何待斤斤講究及此。研究四書之目的，殊不在是！

或者又嘖嘖豔羨四書文字之美，而以論語文之鍛鍊渾含與老子等論，孟子文之蓬勃激昂與莊子等論。古代文學家，且有專從文學方面去看；蘇氏孟子文法，卽其例也。不知四子之書，並非不可持著文學尺度去稱量；但是那麼研究，便完全埋沒四書的真意義，失掉四書的真價值。研究四書之目的，又寧在是！

然則研究四書之究竟目的何在？欲申此旨，先要考慮四書之作者何人？他生在何世？他在當時當地之行爲若何？茲姑舉出論語孟子兩書示例。前已說過論語一書，孔子是其主腳。孟子一書，孟子是其主腳。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皆是抱著救世憫人的宏願，想著得到機會去挽救一下。他倆都是看著列國兵爭，民生塗炭，不忍坐視不救，到處奔走說合，去和列國侯王商榷一個長治久安的大計畫。

怎奈列國兵爭，功利積習，橫重難返，成了一個滔滔皆是的局面。一時列國侯王看他倆是迂闊，隱士名流譏誚他爲多事；而他倆却是一無詭避，總想將當時江河日下的人心風俗挽救過來。孔子徒然落了一個「有心」之稱，孟子也博得一個「好辯」之號，雖然實際上無大補救，而一時的清議，誰不畏忌！救世的宏願，又誰不欽仰至三折肱呢！何況經術修明，千載而下，尙可朝夕諷誦，爲挽救世道人心之對病良藥，金玉良言。然則孔孟兩人在春秋戰國之行爲，一言以蔽之曰：爲明道，爲救正人心社會。而我儕今日研究四書的文人學子，亦應該拿著「明聖道」「正人心」的眼光去看，便算抓著核心，得著奧窔，而亦不算是枉費精神與時間了。

談到此處，便要看現在的人心社會，是怎樣的趨勢。今日的人心，是苟且偷安泄泄沓沓得過且過的人心；今日的社會，是紛華靡麗、生產衰耗、消費劇增的社會。九一八、一二八以及五卅一華北停戰協定簽字，四省長爲淪陷，華北成了邊陲；而一般麻木不仁之人心，還是禍來則擾，禍去則忘。農村破產，國貨滯銷，民生已至不可收拾的局勢；而男女時髦，還是洋氣十足，肆意徜徉。政府是有領導國民之責者，徒見某委殖產，某委建園，而國計民生會議，終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似此人心，似此社會，除非委心任運，坐以待斃；不然就不能不披髮纓冠，垂泣奔赴，想個根本救濟的方法。

不才嘗於假期餘暇，遊歷鄉村，和一般村夫野老談話，並且留心觀察他們家庭的秩序，多半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士著衣食，聊以全生；茅菴草舍，自有至樂；談孔孟則肅然知尊，論禮義則懷然罔犯。而再一返觀素號讀書知禮如我儕所稱文明家庭，日出三竿，人猶高臥；生活需要，半係舶來；非孝聲調，兒輩口若懸河；禮義士直，家庭成爲風氣，此何故？村夫野老，不讀書或稍讀書，而實則印入孔孟之真精神。文明後進，一入學校，粗領幾堂物理科學小言論，略知幾個自由平等新名詞；立國的大計不知，歷史的遺傳罔顧；講共產則我身卽是蘇俄，談普羅則目中無復華夏。此等人心，此等社會，吾無以救之，吾願以孔孟「明道」「救世」之精神救之；然則講明孔孟救世之精神，舍讀孔孟之書又於何求？此四書研究所以爲必要也。況乎國學科目，既已汲汲於先秦諸子之研究，以經較子，孰先孰後，孰緩孰急，此皆明白顯著之事。四書乃孔孟教學之聖典，二千年來儒教傳統之精神，胥在乎是。吾國而苟欲鑄造國魂，發揚民族真精神，不於此道求之而馳逐其他，恐愈改革而去題愈遠，藥石亂投，張脈憤興，危亡立致，此真國家前途之隱憂也！善夫日本荒木貞夫告其國人的話：立國而自忘其立國之真隨，步步學人，徒形其醜；善哉斯言，可爲立國不知去取者戒！

或有難之者曰：今日人心萎靡，社會彫零，種種不景氣現象，皆由經濟衰落所致。挽救之道，還是從

發展經濟入手。況乎現世行爲派心理學者，久不承認意識之存在；子之立說，勿乃太近玄冥？我則以爲精神現象，皆是當前實在事實。人而不能否定人，否定自我，即不能否定精神現象這種事實。所以動機說，在今日倫理學上，仍自有其相當之地位和價值。而況苟且因循泄泄沓沓之人心社會，不想根本澄清之道，徒乞靈於物質調劑之一面，是直揚其波而助其燄也。如之何其有濟！吾故大膽爲一言以解答前述之問題，研究四書，即在挽救今日滔滔皆是之人心與社會。

由上述之論詞，則第二問題——爲什麼要研究四書——可以明瞭。今再進而申釋第三之難題。

今日國家之大患，不在人之無知，在有知而不能善用其知。四書而曰研究，仍是討論一方面事。明窗淨几，手拿一部四書小冊，朗讀呻吟，深思默慮，此不能不算是一個四書研究者；如此與人心社會，究有何補？再就學校方面來說，四書定爲日程，先生以是教，學生以是學，質疑辨難，至無些須扞格而後已，這又不能不算盡到研究之能事；如此與人心社會，又有何補？因爲言自行自行，縱讀破萬卷，與不識之無者結果相等。閉戶研究泐水術，猝遇洪濤前來，仍不免送飽魚腹；能知不能行，害之所及，都可作如是觀。吾故爲一言以答前案，「四書不當僅以研究畢乃事也。」

然則研究之法當如何？四書內容，既如第一步申釋，皆吾人眼前修己治人之道；孔孟諸哲明道

救時之嘉謨在此，吾儕拳拳服膺是則而是效者亦在此。以諸哲修己治人之道，定爲格言，懸爲箴銘，直如立身處世的大憲章；知之所在，即行之所在。古人所謂「淑身」「淑世」「獨善」「兼善」皆躬行實踐，經驗有得之談。昔時學校修身課程，皆重行不重知，吾儕即取此意以處理此科，又何不可！

總上三步申釋，「何故要研究四書？」問題，業經完全解釋明瞭。以後請益請業，必當從這塊園地獲得自家無量寶藏，終身享用不盡。幸勿「詩云」「子曰」自嘲嘲人，阻塞前途可也！

國民政府內政部註冊二十六年六月廿三日執照警字第九五二五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發行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再版

論語二十講 (全二冊)



實價國幣二元

(郵運匯費另加)



編著者 王 向 榮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政石人字圖首館



C140821

(29)

(11400)

2.00